

論語

卷十四至卷二十



憲問
衛靈公
季氏
陽貨
微子
子張
堯曰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00098

諸暨縣圖書館
ZHUJI LIBRARY



80000

朱子圖書館
ZHUJI LIBRARY

1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四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憲問第十四



正義曰此篇論三王二霸之迹諸侯大夫之行爲仁知恥脩已安民皆政

之大節也故以類相聚次於問政也

憲問 恥子曰邦有道穀

孔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

邦無道穀恥也

孔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

恥辱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馬曰克好勝人伐自

伐其功怨忌小怨欲貪欲也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

吾不知也

包

曰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為仁

憲

問

知也正義曰此章明恥辱及仁德也憲謂弟子原憲問於夫子曰人之行何為可恥辱也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者穀祿也孔子荅言邦有道當食祿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者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也怨忌小怨也欲貪欲也原憲復問曰若此四者不行焉可以為仁人矣乎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者孔子荅言不行四者可以為難未足以為仁也

馬

曰至欲也正義曰云克好勝人者克訓勝也左傳僖元年秦伯將納晉惠公謂其大夫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杜預曰其言雖多忌適足以自害不能勝人也是克為好勝人也云伐自伐其功者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老子曰自伐者無功言人有功誇示之

則人不與乃無功也。是伐去其功若伐去樹木然。故經傳謂誇功為伐，謂自伐其功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士當志道不求安而

懷其居非士也。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正義曰此章言士當志於道不求安

居而懷安其居則非士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包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

言行也邦無道危行言孫。孫順也厲行不隨俗順

言以遠害。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

也孫順也言邦有道可以厲言行邦無道則厲其行不隨汗俗順言辭以避當時之害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德不可以億中故必有言有言

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論子曰至有仁正

義曰此章論有德有仁者之行也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者德不可以無言德中故必有言也有言者不必有德者辯佞口給不必有德也仁者必有勇者見危授命殺身以成仁是必有勇也勇者不必有仁者若暴虎馮河之勇不必有仁也

南宮适

論

孔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問於孔子曰羿善

射募盪舟

論

孔曰羿有窮國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

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募募多力能陸地行舟為

夏后少康所殺俱不得其死然

論

孔曰此二子者皆

不得以壽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荅

論

馬曰

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荅也

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孔曰賤

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南宮适至若人正義曰此章賤不義而貴有德

也南宮适者魯大夫南宮敬叔也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者羿有窮國之君以其善射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奡寒浞之子多力盪推也能陸地推舟而行爲夏后少康所殺然猶焉也此二者者皆不得其壽終而死焉禹盡力於溝洫洪水既除烝民乃粒稷后稷也名棄周之始祖播種百穀皆以身親稼穡故曰禹稷躬稼也禹受舜禪稷及後世至文武皆王天下故曰而有天下也夫子不荅者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荅也南宮适出者既問而退也子曰君子

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者以其賤羿羿之不義貴禹稷
 之有德故美之曰君子哉若此人也尚德哉若此人
 也國孔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正義曰此即南宮縚
 也字子容鄭註檀弓云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
 是也國孔曰至所殺正義曰云羿有窮國之君者羿
 居窮石之地故以窮為國號以有配之猶言有周有
 夏也窮國之君曰羿羿是有窮君之名號也孔註尚
 書云羿諸侯名杜註左傳云羿有窮君之號則與孔
 不同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
 為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
 時十日竝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
 焉彈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者
 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難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
 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
 彼言則不知此羿名為何也云篡夏后相之位者襄
 四年左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
 因夏民以代夏政杜註云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
 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

號曰有寤是也云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豸者
傳又曰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
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嬖于內而施賂于
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椒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內
外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浞因羿
室生澆及豷是也澆卽豸也聲轉字與故彼此不同
云豸多力能陸地行舟者以此文云豸盪舟盪訓推
也故知多力能陸地推舟而行也云爲夏后少康所
殺者哀元年左傳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
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
仍牧正甚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
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
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
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
是也過澆國戈豷國如彼傳文當是羿逐出后相乃
自立爲天子相依斟灌斟鄩夏祚猶尚未滅蓋與羿
竝稱王也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已長大自
能用師始滅后相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杼

又年長已堪誘獯方始滅浞而立少康計太康失邦
 及少康紹國向有百載乃滅有窮而夏本紀云仲康
 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
 之疎也國馬曰至荅也正義曰云禹盡力於溝洫者
 泰伯篇文云稷播百穀者舜典文也又益稷云暨稷
 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故總曰
 躬稼云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者禹受舜禪是及
 身也稷后十五世至文王受命武王誅紂是及後世
 也皆王有天下而為王也云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
 者言孔子勤行道德亦當王有天下也孔子持謙不
 敢以已比於禹稷
 故不答其言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國孔

曰雖曰君子猶未能備國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正

義曰此章言仁道難備也雖曰君子猶未能備而有
 時不仁也若管仲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可謂仁矣而

鑊盞朱紘山節藻稅是不仁也
小人性不及仁道故未有仁者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註 孔曰言人有所

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

疏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

能勿誨乎正義曰此章論忠愛之心也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也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

註 孔曰裨諶鄭大夫氏名也謀

於野則獲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使乘車

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

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註 馬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

討治也裨諶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行

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子產居東里因以為號更

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

疏子曰至色之正義曰此章迹鄭國大夫之善也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者裨諶鄭大夫也命謂政命

盟會之辭也言鄭國將有諸侯之事作盟會政命之

辭則使裨諶適草野以創制之世叔討論之者世叔

即子大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裨諶既造謀世叔

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也行人子羽脩飾之者行人

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亦鄭大夫也世叔既討論復

令公孫揮脩飾之也東里子產潤色之者東里鄭城

中里名子產居東里因為號脩飾潤色皆謂增脩

使華美也既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也**圖**孔曰

至之辭正義曰云謀於野則獲於國則否者襄三十

一年左傳文此及下註皆出於此案彼傳云子產之

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

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大夫之族姓班位

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詳

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是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註孔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註馬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

言無足稱或曰楚令尹子西問管仲曰人也

註猶詩

言所謂伊人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註

孔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伯氏食邑三

百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其當理

也 **疏** 或問至怨言正義曰此章歷評子產子西管仲

夫子產何如人也或問子產者或人問於夫子曰鄭大

恩被物愛人之也問子西者或人又問鄭大夫子

西之行曰彼哉彼哉者彼指子西也言如彼人哉如

彼人哉無足可稱也問管仲者或人又問齊大夫管

夷吾也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

言者此答言管仲是當理之人也人也指管仲猶云

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沒齒謂終沒齒年也

伯氏食邑於駢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貧但飯疏食

至於終年亦無怨言以其管仲當理故也 **疏** 孔曰至

遺愛正義曰惠愛釋註文云子產古之遺愛者昭二

十年左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杜註云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 **疏** 馬曰至子西正

義曰云子西鄭大夫者案左傳子駟之子公孫夏也

或曰楚令尹子西者案左傳公子申也楚囊瓦為令

尹為白公勝所殺者也。[國]猶詩言所謂伊人正義曰詩秦風蒹葭文也毛傳云伊維也鄭箋云伊當作緊緊猶是也伊人若言是人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國]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正義曰此

章言人之貧乏多所怨恨而無怨為難江熙云顏淵無怨不可及也人若豐富好生驕逸而無驕為易江熙云子貢不驕猶可能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國]孔

氏曰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家臣稱老公綽性寡

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

不可為

[國]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正義曰此章評魯大夫孟公綽之

才性也趙魏皆晉卿所食采邑名也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若公綽為之則優游有餘裕也滕薛乃小國而大夫職煩則不可為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馬曰魯大夫臧孫

紇公綽之不欲馬曰孟公綽卞莊子之勇周曰

卞邑大夫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孔曰加之以禮

樂文成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

利息義馬曰義然後取不苟得見危授命久要不

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孔曰久要舊約也

平生猶少時子路至人矣正義曰此章論成人之行也子路問成人者問於夫子行何

德行謂之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
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者，此荅成人之行也。必也知如武仲，廉如公綽，勇如
卞莊子，藝如冉求，既有知廉勇藝，復以禮樂文成之。
雖未足多，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
者？夫子鄉言成人者，是古之人也。又言今之成人不
必能備如此也。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
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者，此今之成人行也。見財利
思合義，然後取之。見君親有危難，當致命以救之。久
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富與少時有舊約。雖年長
貴達，不忘其言，能此三事，亦可以爲成人矣。馬曰
魯大夫臧孫紇，正義曰：案春秋襄二十三年左氏傳
以阿順季氏，出奔邾，又以防求爲後，於魯致防而奔
齊。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
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
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
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
仲之知，杜註云：謂能避齊禍，是武仲之知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

乎

國孔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文謚公明賈對

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

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

其然乎

國馬曰美其得道嫌不能悉然

國

乎子問至然乎正義曰

此章言衛大夫公孫枝之德行也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者夫子指文子也孔子舊聞文子有此三行疑而未信故問於公明賈曰信實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者過誤也賈對孔子言以告者誤云不言不笑不取耳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者賈言文子亦有言笑及取但中時然後言無游言也故人不厭棄其言可樂然後笑不

苟笑也故人不厭惡其笑也見得思義合宜然後
之不貪取也故人不厭倦其取也子曰其然豈其然
乎者然如此也孔子聞賈之言驚而美之也美其得
道故曰其如是又嫌不能悉然故曰豈可盡能如此
者乎

註

孔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文諡正義曰

案世本云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枝枝生朱爲公

叔氏諡法慈

惠愛民曰文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註

孔曰防武仲故邑爲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

武仲爲孟氏所讐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爲以大蔡納
請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
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

要君

疏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

防武仲故邑為後猶立後也武仲據防邑求立後於

魯他人雖曰武仲不是要君吾不信也言實是要君

注孔曰至要君正義曰云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為

孟氏所潛出奔邾者此及下至致防而奔齊皆左氏

傳文也案彼傳云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

欲立之訪於臧紇紇為立之公彌即公鉏也孟孫惡

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孟莊子疾

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讐臧氏孟孫卒遂立羯孟氏

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

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

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

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

是也云自邾如防使為以大蔡納請者傳又曰初臧

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

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

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

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是也杜預曰大蔡大龜云紇非敢害也知不足也者此下皆彼傳文言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云非敢私請者言爲其先人請也云苟守先祀無廢二勲者二勲文仲宣叔云敢不辟邑乃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者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爲要君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

國

鄭曰譎者詐也謂召天子而

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

王狩於河陽是譎而不正也

齊桓公正而不譎

國

馬

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

是正而不譎也

疏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正義曰此章論二霸之事

也譎詐也謂晉文公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是詐而
 不正也齊桓公伐楚實因侵蔡而遂伐楚乃以公義
 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詐也
 鄭曰至正也正義曰云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
 者案左傳僖二十八年冬會于溫是會也晉侯召王
 以諸侯見且使王符是也云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
 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者亦彼傳文也云是譎
 而不正也者晉侯本意欲大合諸侯之師共尊事天
 子以為臣之名義實無覬覦之心但於時周室既衰
 天子微弱忽然帥九國之師將數千萬眾入京師以
 臨天子似有篡奪之謀恐為天子拒逆或復天子怖
 懼棄位出奔則晉侯心實盡誠無辭可解故自嫌彊
 大不敢朝王故召諸侯來會于溫溫去京師路近因
 加謂諭令王就會受朝天子不可以受朝為辭故令
 假稱出狩諸侯因會遇王遂共朝王得盡君臣之禮
 皆孔子所謂譎而不正之事聖人作法所以貽訓後
 世以臣召君不可以為教訓故改正舊史傳史當依
 實而書言晉侯召王且使王狩仲尼書曰天王狩獵

于河陽言大王自來狩獵于河陽之地使若獵犬其
地故書之以譏王然國馬曰至譎也正義曰云伐楚
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者案左
傳僖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
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
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
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
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於穆陵北
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
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是也杜註云包裹
束也茅菁茅也束而灌之以酒爲縮酒尚書包匭菁
茅茅之爲異未審昭王成王之孫南巡狩涉漢船壞
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案禹貢
荊州包匭菁茅孔安國云其所包裹而致者匭匣也
菁以爲菹茅以縮酒郊特牲云縮酌用茅鄭玄云沛
之以茅縮去滓也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興云蕭
字或爲蒿蒿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
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滲也故齊桓公責楚不

貢苞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預用鄭興之說孔安國以菁與茅別杜云茅菁茅則以菁茅為一特令荆州貢茅必當異於餘處但更無傳說故云茅之為異未審也沈氏云太史公封禪書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杜云未審者以三脊之茅比日之魚比翼之鳥皆是靈物不可常貢故杜云未審也舊說皆言漢濱之人以膠膠船故得水而壞昭王溺焉不知本出何書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國 孔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

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

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

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

之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

仁如其仁

註

孔曰誰如管仲之仁

疏

子路至其仁正義曰此章論齊

大夫管仲之行也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者召忽管仲皆事子糾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致死而管仲獨不死復臣桓公故子路言管仲未得為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者孔子聞子路言管仲未仁故為說其行仁之事言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謂衣裳之會也存亡繼絕諸夏又安皆管仲之力也足得為仁餘更有誰如其管仲之仁再言之者所以拒子路美管仲之深也言九合者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註云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榿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也

註

孔曰至

死之正義曰云襄公立無常至出奔莒皆莊八年左傳文也杜註云政令無常鮑叔牙小白傳小白僖公庶子云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者春秋莊八年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是也云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者亦莊八年左傳文云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者莊九年經文也云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者九年傳文也云殺了糾召忽死之者案莊九年傳云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受命亡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侯使相可也公從之是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

匡

馬曰匡正也

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匡天下民到于

今受其賜受其賜者為不被髮左衽之惠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矣馬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

臣不臣皆為夷狄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

溝瀆而莫之知也王曰經經死於溝瀆中也管仲

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

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

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子貢至知也正

管仲之行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者子貢言齊大夫
管仲不仁疑而未定故云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

又相之者子貢既言非仁遂言非仁之事管仲與召忽同事公子糾則有君臣之義理當授命致死而齊桓公使魯殺公子糾召忽則死管仲不能致死復爲桓公之相是無仁心於子糾故子貢非之也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下孔子爲子貢說管仲之仁也匡正也霸把也諸侯把天子之政也言時周天子微弱管仲相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匡天下也民到于今受其賜者謂受不被髮左衽之惠賜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者微無也衽謂衣衿衣衿向左謂之左衽夷狄之人被髮左衽言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中國者爲夷狄故云吾其被髮左衽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者自經謂經死於溝瀆中也諒信也匹夫匹婦謂庶人也無別妾媵唯夫婦相匹而已言管仲志在立功創業豈肯若庶人之爲小信自經死於溝瀆中而使人莫知其名也且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召忽死之未足深嘉管仲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

亦不言召忽不當死。馬曰：至天下正義曰：云匡正也。釋言文云：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者，成二年左傳云：五伯之霸也。杜預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是三代有五伯矣。伯者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鄭玄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者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是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故曰霸諸侯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孔曰：大夫

僎，本文子家臣薦之使與已竝為大夫，同升在公朝。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孔曰：言行如是可謚為文。

疏：公叔至文矣，正義曰：此章論衛大夫公孫枝之行也。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者，諸

於也。大夫僎，本文子家臣文子薦之使與已竝為大夫，同升在於公朝也。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者，孔子

聞其行如是故稱之曰可以諡為文矣以諡法錫民爵位曰文故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

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

是奚其喪孔曰言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為

當亡

也子言至其喪正義曰此章言治國在於任材

而不喪者喪亡也奚何也夫子因言衛靈公之無道

季康子乃問之曰夫靈公無道如是何為而國不

也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

旅夫如是奚其喪者言君雖無道有此三人所任者

各當其才

何為而亡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馬曰怍慙也內有真

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爲之難

疏

子曰其言之不

正義曰此章疾時人內無其實而辭多慙作慙也
人若內有其實則其言之不慙然則內積其實者爲

之也
甚難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

君請討之

注

馬曰成子齊大夫陳恒也將告君故先

齋齋必沐浴公曰告夫三子

注

孔曰謂三卿也孔子

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注

馬曰我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

也 **國** 馬曰孔子向君命之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辭

語之而止

國

陳成室告也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惡無

四年齊人弑其君壬是也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
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者孔子在魯聞齊弑其君故
齋戒沐浴而朝告於魯君哀公曰齊大夫陳恒弑其
君請往討伐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哀公使孔子告夫
季孫孟孫叔孫三卿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
敢不告也者嘗為大夫而去故云從大夫之後聞夫
不義禮當告君故云不敢不告君曰告夫三子者言
我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也之三
子告不可者之往也往三子所告之三子不肯討齊
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者孔子以
君命往告三子三子不可其命故孔子復以此辭語
之而止案左傳錄其事與此小異此云沐浴而朝彼
云齊而請此云公曰告夫三子季孫為長各記其一故不同耳此
禮齊必沐浴三子季孫為長各記其一故不同耳此

又云之三子告彼無文者傳是史官所錄記其與君
言耳退後別告三子唯弟子知之史官不見其告故
傳無文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孔曰事君之道義

不可欺當能犯顏諫爭而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

君之道義不可欺而當能犯顏諫爭之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本為上末為下疏子曰君

小人下達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所曉達不同也
本為上謂德義也未為下謂財利也言君子達於德
義小人達於財利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孔曰為己復而

行之為人徒能言之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正義曰此章言古今

學者不同也古人之學則履而行之是為己也今人之學空能為人言說之已不能行是為人也范曄云

為人者馮譽以顯物為己者因心以會道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

○孔曰伯玉

衛大夫蘧瑗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

能也

○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使者出子曰

使乎使乎

○陳曰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

○蘧伯玉至使乎正義曰此章論衛大夫蘧瑗之德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

為者夫子指蘧伯玉也蘧伯玉有君子之名故孔子問其使人曰夫子何所云為而得此君子之名譽乎

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者言夫子常自脩省欲寡少其過而未能無過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者孔子善其使得其人故言使乎所以善之者顏回尚未能無過況伯玉乎而使者云未能是伯玉之心不見欺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論語 子曰不在其位不越其職

論語 子曰不在其位

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正義曰此章戒人之僭濫侵官也言若已不在此位則不得謀議此位之政事也曾子遂曰君子思謀當不出已位言思慮所及不越其職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論語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正義曰此章勉人

使言行相副也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

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子曰至道也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道子曰君

子道者三我無能焉者言君子之道有三我皆不能也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者此其三也仁者樂天知命內省不疚故不憂也知者明於事故不惑勇者折衝禦侮故不懼夫子言我皆不能此三者子貢曰夫子自道也者子貢言夫子實有仁知及勇而謙稱我無故曰夫子自道說也所謂謙尊而光

子貢方人

○子曰比方人也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

不暇

○子曰不暇比方人也

○子貢至不暇正義曰此章抑子貢也子貢

友人者謂比方人也子貢多言嘗舉其人倫以相比方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者夫知人則哲堯舜猶病而子貢務比方人怒其輕易故曰賜也賢乎哉所以抑之也夫我則不暇比方人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註

王曰徒患已之

無能

疏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正義曰此章勉人修德也言不患人不已知但患已

之無能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註

孔曰先

覺人情者是寧能為賢乎或時反怨人

疏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

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正義曰此章戒人不可逆料人之詐亦不可億度人之不信也抑語辭也言先覺

人者具

不信之人

以非賢者以詐偽故先覺者非為

賢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論語

卷之二十四十八

及五

包曰微生姓畝名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曰病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

疏微生至疾固也正義曰此章記孔子疾世

固陋之事也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者栖栖猶皇皇也微生畝隱士之姓名也以言謂孔子曰丘呼孔子名也何為如是東西南北而非敢為佞也疾固也者孔子答言不敢為佞但疾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疏鄭曰德者調良之謂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在義曰此章疾時尚力取勝而不重德驥是古之善馬名人不稱其任重致遠之力但稱其調良之德也馬尚如是人亦宜然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

疏德恩惠之德以

直報怨以德報德

註

或曰至報德正義曰此章論酬

何如者或人之意欲人犯而不投故問孔子曰以恩德報讐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者孔子答言若報怨既用其德若受人恩惠之德不知何以報之也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者既不諱或人以德報怨故陳其正法言當以直道報讐怨以恩德報德也**註**德恩惠之德正義曰謂德加於彼彼荷其恩故謂荷恩為德左傳云然則德我乎又曰王德狄人皆是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

註

子貢怪

夫子言何為莫知已故問子曰不怨天不尤人

註

馬

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已亦不尤人下

學而上達

註

孔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知我者其天

乎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

子曰至

天乎正

義曰此章孔子自明其志也子曰莫我知也夫者言無人知我志者也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者子貢怪夫子言故問何為莫知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者尤非也孔子言已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不尤人者不非人也下學而上達者言已下學人事上知天命時有否泰故用有行藏是以不怨天尤人也知我者其天乎者言唯天知己志也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正義曰此易乾卦文言文也合其德者謂覆載也引之者以證天知夫子者以天子聖人與天地合德故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

馬曰愬譖也伯寮魯人弟子

也子服景伯以告

子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告告

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

子曰季孫信讒恚子路於

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曰吾勢力猶能辨

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寮而肆之有罪既刊陳

其尸曰肆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

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公伯至命何正義曰此章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者愬譖也伯寮子路皆臣於

季孫伯寮誣子路以罪而譖於季孫也子服景伯以

告者以其事告孔子也曰夫子固有惑志者夫子謂

季孫言季孫堅固已有疑惑之志謂信讒患子路也

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者有罪既刑陳其尸

曰肆景伯言吾勢力猶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

之誅寮而肆之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

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者孔子不許其告故言

道之廢行皆由天命雖公伯寮之譖其能違天而興

廢子路乎伯寮魯人弟子也正義曰史記弟子傳

云公伯寮字子周魯人愬子路於季孫者孔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正義曰案左傳哀十二年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杜註云何景伯名然則景伯單名何而此註云何忌誤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正義曰秋官卿士職云協日刑殺肆之三日鄭玄曰肆猶申也陳也是言有罪既殺陳其尸曰肆也言市朝者應劭曰大夫已上於朝士已下於市

子曰賢者辟世

註

孔曰世注莫得而臣其次辟地

註

馬

曰去亂國適治邦其次辟色

註

孔曰色斯舉矣其次

辟言

註

孔曰有惡言乃去

子曰作者七人矣

註

包曰作為也為之者凡七人謂長

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疏

子曰至人矣正

義曰此章言自古隱逸賢者之行也子曰賢者辟世者謂天地閉則賢人隱高蹈塵外枕流漱石天子諸侯莫得而臣也其次辟地者未能高栖絕世但擇地而處去亂國適治邦者也其次辟色者不能豫擇治亂但觀君之顏色若有厭已之色於斯舉而去之也其次辟言者不能觀色斯舉矣有惡言乃去之也子曰作者七人矣者作為也言為此行者凡有七人

包曰至接輿正義曰作為釋言文云為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

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者謂長沮一桀

溺二荷蕢丈人三石門晨門四荷蕢五儀封人六楚

狂接輿七也王弼云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

柳下惠少連鄭康成云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蕢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為十字之誤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晨門者闢人也子路曰

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包曰言孔子

知世不可為而強為之子路至者與正義曰此章

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者石門地名也晨門掌晨昏

開閉門者謂闢人也自從也奚何也時子路宿於石

門夙興為闢人所問曰汝何從來乎子路曰自孔氏

者子路荅闢人言自孔氏處來也曰是知其不可而

為之者與者晨門闢子路云從孔氏未審孔氏為誰

又舊知孔子之行故問曰是知其世不可為而周流

東西疆為之者此孔氏與意非孔子不能隱遯辟世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

乎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既而曰鄙哉硜硜乎

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

註

此硜硜者徒信已而已言

亦無益深則厲淺則揭

註

包曰以衣涉水為厲揭揭

衣也言隨世以行已若過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

不為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註

未知已志而便譏已所

以為果末無也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已之道

疏

子擊至難

矣正義曰此章記隱者荷蕢之言也子擊磬於衛者

時孔子在衛而自擊磬為聲也有荷蕢而過孔氏之

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者荷擔揭也蕢草器也有心

謂契契然當孔子擊磬之時有擔揭草器之人經於

孔氏之門聞其磬聲乃言曰有心契契然憂苦哉此

擊磬之聲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

已矣者既已也硜硜鄙賤貌莫無也斯此也荷蕢者

既言有心哉擊磬乎又察其磬聲已而言曰可鄙賤

哉硜硜乎無人知已此硜硜者徒信已而已言無益也深則厲淺則揭者此衛風苑有苦蕒詩以衣涉水為厲揭揭衣也荷蕒者引之欲令孔子隨世以行已若過水深則當厲不當揭淺則當揭而不當厲以喻行已知其不可則不當為也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者孔子聞荷蕒者譏已故發此言果謂果敢末無也言未知已志而便譏已所以為果敢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已之道不以為難故云無難也蕒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正義曰蕒草器見說文小雅大東云契契寤歎毛傳云契憂苦也包曰至不為正義曰云以衣涉水為厲揭揭衣也者爾雅釋水文也孫炎曰揭衣褰裳也衣涉濡禪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孔曰高宗

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子曰何必高

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馬曰已百官以聽

於冢宰三年

孔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三年喪

畢然後王自聽政

子張至三年正義曰此章論天

子諸侯居喪之禮也子張曰書

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者高宗諒陰三年不

言周書無逸篇文也高宗殷王武丁也諒信也陰默

也言武丁居父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三年也子張

未達其理而問於夫子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

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者孔子荅言何

必獨高宗古之人皆如是諸侯死曰薨言君既薨新

君即位使百官各總已職以聽使於冢宰三年喪甲

然後王自聽政孔曰至默也正義曰云高宗殷之

中興王武丁也者孔安國云盤庚第小九子各武丁

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陰三

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

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

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於

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也是說

不言之意也云諒信也陰默也者謂信仁冢宰默而不言也禮記作諒闇鄭玄以爲凶廬非孔義也今所不取國孔曰至聽政正義曰云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考案周禮天官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敘官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治官之屬太宰卿一人鄭註引此文云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言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大宰也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故云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也云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者謂卒哭除服之後三年心喪已畢然後王自聽政也知非衰麻三年者晉書杜預傳云太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諸尚書會僕射盧欽論之唯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於是盧欽魏舒問預證據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

得禮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
既葬除服諒陰之證也書傳之說既多學者未之思
耳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也預
亦作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服而宴樂
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
宴樂以早此亦天子喪事見於古也稱高宗不言喪
服三年而云諒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
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闇
之節也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
天子居喪齊斬之制非杖經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
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曰百官總已以
聽冢宰喪服既除故更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苦枕
由以荒大政也禮記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曰父
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曰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
天子居喪衣服之制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
亦無服喪三年之文天子之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大
羣臣之衆至廣不得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
於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已

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
 屈已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
 若此之篤也凡我臣子亦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
 聖制移風易俗之本也議奏皇太子遂除衰麻而諒
 闇喪終是知三年喪畢謂
 心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疏民莫敢不敬故易使

疏子曰

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正義曰此章言君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故易使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

疏子曰敬其身曰如斯而

已乎曰脩己以安人

疏子曰人謂朋友九族曰如斯

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

病諸

疏子曰病猶難也
疏曰此章論君子之道也子

路問於孔子為行何如可謂之君子也子曰脩己以敬者言君子當敬其身也曰如斯而已乎者子路嫌其少故曰君子之道豈如此而已曰脩己以安人者人謂朋友九族孔子更為廣之言當脩己又以恩惠安於親族也曰如斯而已乎者子路猶嫌其少故又言此曰脩己以安百姓者百姓謂眾人也言當脩己以安天下之眾人也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者病猶難也諸之也孔子恐其未已故又說此言言此脩己以安百姓之事雖堯舜之聖其猶難之况君子乎

原壤夷俟

馬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俟待也踞

待孔子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

為賊

賊謂賊害以杖叩其脛

孔曰叩擊也脛脚

脛

原壤夷俟至其脛正義曰此章記孔子責原壤

之辭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也俟待也原壤

聞孔子來乃申兩足箕踞以待孔子也子曰幼而不
 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者孔子見其無
 禮故以此言責之孫順也言原壤幼少不順第於長
 上及長無德行可稱述今老而不死不脩禮教則為
 賊害以杖叩其脛者叩擊也脛脚脛既數責之復以
 杖擊其脚脛令不踞也馬曰至孔子正義曰原壤
 魯人孔子故舊者檀弓云孔子之故人曰原壤是也
 云夷踞俟待也踞待孔子者說文云踞蹲也蹲即坐
 也禮揖人必違其位今原壤
 坐待孔子故孔子責之也

闕黨童子將命

註

馬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

語出入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

註

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

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註

包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

差在後違禮欲速成人者則非求益也

疏闕黨至者也正義曰

此章戒人當行少長之禮也闕黨童子將命者闕黨
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語出入時
闕黨之童子能傳賓主之命也或問之曰益者與者
或人見其童子能將命故問孔子曰此童子是自求
進益之道也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
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人者孔子荅或人言
此童子非求進益者也乃是欲速成人者也知者禮
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今吾見此童子其居於
成人之位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今吾見此童
子其與先生成人者並行不差在後違謙越禮故知
欲速成人者
非求益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五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衛靈公第十五

疏正義曰此篇記孔子先禮後兵去亂就治并明忠信仁知勸學為邦

無所毀譽必察好惡志士君子之道事君相師之儀皆有恥且格之事故次前篇也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註孔曰軍陳行列之法孔子對曰

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註孔曰俎豆禮器軍旅之事

未之學也

註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

軍旅末事本未立不可以教末事

疏衛靈至學也正義曰此章記孔

子先禮後兵之事也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者問軍陳
行列之法於孔子也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
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者俎豆禮器萬二千五百人
爲軍五百人爲旅孔子之意治國以禮義爲本軍旅
爲末本未立則不可教以末事今靈公但問軍陳故
對曰俎豆行禮之事則嘗聞之軍旅用兵之事未之
學也左傳哀十一年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
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
也其意亦與此同軍旅甲兵亦治國之具也彼以文
子非禮欲國內用兵此以靈公空問軍陳故並不荅
非輕甲兵也禮器正義曰案明堂位云俎有
虞氏以椀夏后氏以斝殷以棋周以房俎鄭註云椀
斷木爲四足而已斝之言斲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
周禮謂之距棋之言枳棋也謂曲撓之也房謂足下
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又曰
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鄭註云楬無異物之
飾也獻疏刻之齊人謂無髮爲禿楬其委曲制度備
在禮圖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正

義曰皆司馬序官文也

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註孔曰從者弟子

興起也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

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子路愠見曰君子

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註濫也

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濫為非疏明

至濫矣正義曰此章記孔子厄於陳也明日遂行者

既荅靈公之明日也遂去衛國而之於他邦也在陳

絕糧從者病莫能興者從者弟子也興起也孔子適

在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絕糧食弟子從者困病莫

能興起也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者愠怒也子

路以為君子學則祿在其中不當有窮困今乃窮困

故愠怒而見問於夫子曰君子亦豈如常人有窮困邪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者濫溢也言君子固亦有窮困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為非也子曰至乏食正義曰云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者皆以孔子世家文而知也如之皆訓往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子曰

然謂多學而識之非與子曰孔曰謂今不然曰非也予

一以貫之子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

而一致知其元則眾善舉矣故不待多學而一知之

子曰至貫之正義曰此章言善道有統也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者孔子問子貢女

意以我為多其學問記識之者與與語辭對曰然者子貢意以為然是夫子多學而識之也非與者子貢

又言今乃非多學而識之者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者孔子荅言已之善道非多學而識之也我但用一理以通貫之以其善有元事有會知其元則眾善舉矣故不待多學一以知之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謂之少於知德

路名言君子固窮而子路

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

已矣

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正義曰此一章美帝舜也帝王之道貴在無為清靜而民化之然後之

王者以平能及故孔子曰無為而天下治者其舜也與所以無為者以其任官得人夫舜何必有為哉但恭敬已身正南面嚮明而已註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正義曰察舜典命禹宅百揆棄后稷契作司徒臯陶作士垂共工益作朕虞伯夷作秩宗夔典樂教胄子龍作納言并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皆得其人故舜無為而治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

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註

鄭曰萬二千五百

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立則

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註

包曰衡輓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

在輿則若倚車輓子張書諸紳

註

孔曰紳大帶

疏

張子

至諸紳正義曰此一章言可常行之行也子張問行者問於夫子何如則可常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者孔子荅言必當言盡忠誠不欺於物行嗇敦厚而常謹敬則雖蠻貊遠國其道行矣反此雖州里近處而行乎哉言不可行也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者輿是車輿也衡輓也言常思念忠信篤敬立則想見參然在目前在輿則若倚車輓夫能如是而後可行子張書諸紳者紳大帶也子張以孔子之言書之紳帶意其佩服無忽忘也

註鄭曰至為里正義曰周禮大司徒職云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是二千五百家為州也今云萬二千五百家為州誤也云五家為鄰五鄰為里遂人職文也

註紳大帶正義曰以帶束腰垂其餘以為飾謂之紳玉藻說帶云大夫大帶是一各大帶也玉藻稱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

帶不朱裏而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鞶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縹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此紳帶之制也

子曰直哉史魚註孔曰衛大夫史鱗邦有道如矢邦無

道如矢註孔曰有道無道行直如矢言不曲君子哉

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註包曰

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註子曰至懷之

美衛大夫史鱗蘧瑗之行也直哉史魚者美史魚之行正直也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者此其直之行也矢箭也史鱗之德其性惟直國之有道無道行直如箭言不隨世變曲也君子哉蘧伯玉者美伯玉有

君子之德也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
此其君子之行也國若有道則肆其聰明而在仕也
國若無道則韜光晦迹不與政故亦常
柔順不忤逆於人是以謂之君子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

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註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

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正義曰此章戒其知人也若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是可與言而不與言是失於彼人也若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而已與之言則失於已言也惟知者明於事二者俱不失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註孔曰

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

也

註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正義曰此章言志善之士仁愛之人無求生而

害仁若身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有殺其身以成其仁者也若伯夷叔齊及比于是也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器為用人以賢友為助

仁者子貢欲為仁未知其法故問之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者將答問仁先為設譬也若百工欲

善其所為之事當先修利所用之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此答譬也言工以利器

為用人以賢友為助大夫尊故言事士卑故言友大夫言賢士言仁互文也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

時之始取其易知乘殷之輅

馬曰殷車曰大輅左

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服周之冕包曰冕禮冠

周之禮文而備取其黻纁塞耳不任視聽樂則韶舞

韶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放鄭聲遠佞人鄭聲

淫佞人殆孔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惑人心與雅樂

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疏顏淵至人

此章言治國之法也顏淵問為邦者為猶之治問治

國之禮法於孔子也子曰行夏之時者此下孔子答

以為邦所行用之禮樂車服也夏之時謂以建寅之

月為正也據見萬物之生以為四時之始取其易知

故使行之乘殷之輅者殷車曰大輅謂木輅也取其

儉素故使乘之服周之冕者冕禮冠也周之禮文而

備取其黻纁塞耳不任視聽故使服之樂則韶舞者

韶舜樂名也以其盡善盡美故使取之放鄭聲遠佞

人鄭聲淫佞人殆者又當放棄鄭衛之聲遠離辯佞
 之人以鄭聲佞人亦俱能惑人心與雅樂賢人同然
 而使人淫亂危殆故使放遠之 **馬**曰至儉也正義
 曰云殷車曰大輅者明堂位曰大輅殷輅也鄭註云
 大輅木輅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今謂之桑根車者是
 也路訓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為號門曰路門寢曰路
 寢車曰路車故人君之車通以路為名周禮巾車掌
 王車曰路鄭玄云王在焉曰路彼解天子之車故云
 王在耳其實諸侯之車亦稱為路云左傳曰大輅越
 席昭其儉也者桓二年文也越席結蒲為席置於路
 中以茵藉示其儉也服虔云大路木路引之者以證
 殷路一名大路也杜元凱以大路為玉路今所不取
包曰至視聽正義曰云冕禮冠周之禮文備者冠
 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別號故云冕禮冠也世
 本云黃帝作冕宋仲子云冕冠之有旒者禮文殘缺
 形制難詳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止言
 玄朱而已不言所用之物子罕篇云麻冕禮也蓋以
 木為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其長短

廣狹則經傳無文阮誾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知孰是故備載焉司馬彪漢書輿服志云孝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之文制冕皆前圓後方朱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皆有前無後此則漢法耳其古禮鄭玄註弁師云天子衮冕以五采纁前後十二旒旒有五采玉十有二鷩冕前後九旒毳冕前後七旒希冕前後五旒玄冕前後三旒旒皆五采玉十有二上公衮冕三采纁前後九旒旒有三采玉九侯伯鷩冕三采纁前後七旒旒有三采玉七子男毳冕三采纁前後五旒旒有三采玉五孤卿以下皆一采纁二采玉焉蓋以纁采玉其旒又玉名依命數耳謂之冕者冕俛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俛俯之形故因名焉蓋以在上

位者失於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
 貴者下賤也云取其黻纁塞耳不任視聽者黻纁黃
 縣也案今禮圖衰冕以下皆有充耳天子以黻纁諸
 侯以青纁以其冕旒垂目黻纁塞耳欲使無為清靜
 以化其民故
 不任視聽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王曰君子當思患而預防

之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正義曰此章戒人備

豫不虞也王曰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正義曰此周易既濟象辭也王弼云存不忘亡既濟不忘未濟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

如好色者也正義曰此章疾時人好色而不好德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註 子曰柳下惠展禽也知賢而不舉是為竊位

疏 子曰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正
義曰此章勉人舉賢也竊盜也魯大夫臧文仲知賢
不舉偷安於位故曰竊位以其知柳下惠之賢不稱
舉與立於朝廷也
註 柳下惠展禽也正義曰案魯語
展禽對臧文仲云獲聞之是其人氏展名獲字禽柳
下惠是其所食之邑各諡曰惠列女傳柳下惠死門
人將諡之妻曰夫子之諡宜為惠乎門人從以為
諡莊子云柳下季者季是五十字禽是二十字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註 子曰責已厚責

人薄所以遠怨咎

註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
怨矣正義曰此章戒人責已也

躬身也言凡事自責厚薄
責於人則所以遠怨咎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
註 子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奈

是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孔曰如之何

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

疏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

之何也已矣正義曰此章戒人豫防禍難也如奈也

不曰如之何猶言不曰奈是何末無也若曰奈是何者則是禍難已成不可救藥吾亦無奈之何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鄭曰小

慧謂小小之才知難矣哉言終無成

疏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

好行小慧難矣哉正義曰此章貴義小慧謂小小才知言人羣朋共居終竟一日所言不及義事但好行

小小才知以陵誇於人難有所成矣哉言終無成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

子哉

註

鄭曰義以為質謂操行孫以出之謂言語

疏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行也義以為質謂操執以行者當以義為體質文之以禮然後行之孫順其言語以出之守信以成之能此四者可謂君子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註

包曰君子

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之不已

疏

子曰君子病無

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正義曰此章戒人脩己也病猶患也言君子之人但患己無聖人之道不患人之不知

已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註

疾猶病也

疏

子曰君子疾沒

世而名不稱焉正義曰此章勸人脩德也疾猶病也言君子病其終世而善名不稱也

子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

君子責已小人責人

○

子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正義曰此章言君子責於已小人責於人也求責也諸於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

○

包曰矜矜莊也

羣而不黨

○

孔

曰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義之與此

○

子曰君子矜而

不爭羣而不黨正義曰此章言君子貌雖矜莊而不爭鬪君子雖衆而不私相黨助義之與此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

○

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

可以言舉人

○

不以人廢言王曰不可以無德而廢

善言

○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用人取其善節也有言者不必

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常察言觀行然後舉之夫婦之愚可以與知故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註

言已之所惡勿加施於人

疏

子貢至於人正義曰此章言人當恕已不及物也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者問於孔子求脩身之要道也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者孔子答言唯仁恕之一言可終身行之也已之所惡勿欲施於人即是恕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註

包曰所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斯民也三代

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註

馬曰三代夏殷周用民如此

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

疏

子曰至行也正義曰此章論正直之道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者毀謂譖害譽謂稱揚
 言我之於人於誰毀於誰譽無私毀譽也如有所譽
 者其有所試矣者言所稱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
 已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者斯此也三
 代夏殷周也言如此用民無所阿私夏殷
 周三代之令王所以得稱直道而行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包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

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包曰

包曰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

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子曰

夫正義曰此章疾時人多穿鑿也子曰吾猶及史之
 闕文也者史是掌書之官也文字也古之良史於書
 字有疑則闕之以待能者不敢穿鑿孔子言我尚及
 見此古史闕疑之文有馬者借人乘之者此舉喻也

喻已有馬不能調良當借人乘習之也今亡矣夫者
亡無也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闕疑至今則無有
矣言此者以
俗多穿鑿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註 孔曰巧言利口則

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

疏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正義曰此章

戒人慎口忍事也有言者不必有德故巧言利口則
亂德義山藪藏疾國君含垢故小事不忍則亂大謀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註 王曰或衆阿黨

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

疏 子曰

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正義曰此章論知人之事
也夫知人未易設有一人為衆所惡不可即從雷同
而惡之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必察焉又設有一人為
衆所好亦不可即從衆而好之或此人行惡衆乃阿

黨比周故不可不察。王曰或眾阿黨比周正義曰此解眾好之也謂眾多惡人私相阿曲朋黨比近周密也文十八年左傳言渾敦之惡云頑嚚不友是與比周杜註云比近也周密也言比是相近也周是親密也唯是親愛之義非為善惡之名為政篇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孔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以君子小人相對故觀文為說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王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小

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正義曰此章論道也弘大

也道者通物之名虛無妙用不可須臾離但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人才大者道隨之大也故曰人能弘道百姓則日用而不知是人才小者道亦隨小而道不能大其人也故曰非道弘人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正義曰此章戒人改過也

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疏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正義曰此章勸人學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

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疏

鄭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

而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餒此勸人學

疏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正義曰此章亦勸人

學也人非道不立故必先謀於道道高則祿來故不暇謀於食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則無知歲有凶荒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餒是以君子但憂道德不成不憂貧乏也然耕也未必皆餓學也未

必皆得祿大判
而言故云耳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包曰知能

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

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包曰不嚴以臨之則

民不敬從其上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

以禮未善也子曰動必以禮然後善也

此章論居官臨民之法也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雖得之必失之者得位由知守位在仁若人知能及
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祿位必將失之知及之仁
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者莊嚴也涖臨也言
雖知及其官仁能守位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
上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者言動必以禮然後善李充云夫知及以得其失也
蕩仁守以靜其失也寬莊泣以威其失也猛故必須
禮然後和之以禮制知則精而不蕩以禮輔仁則溫
而不寬以禮御莊則威而不猛故安上治民莫善於
禮顏特進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莊以
安其慢禮以安其情化民之善必備此四者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

小知也

國

王曰君子之道深遠不可小了知而可大

受小人之道淺近可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

範

子曰

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道德深淺不同之事也言
君子之道深遠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故不可小了知
也使人饜飮而已是可大受也小人之道淺近易爲
窮竭故不可大受而可小了知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馬曰水火及仁皆民所

仰而生者仁最為甚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

仁而死者也馬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

人子曰至者也正義曰此章勸人行仁道也子曰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者言水火飲食所由仁

者善行之長皆民所仰而生者也若較其三者所用

則仁最為甚也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

死者也者此明仁甚於水火之事也蹈猶履也水火

雖所以養人若履踐之或時殺人若履行仁道未嘗

殺人也王弼云民之遠於仁甚於水火見有蹈水火

者未嘗見蹈仁者也雖與馬意不同亦得為一義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正義曰此章言行

言行仁急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仁之急也弟子之法為事雖當讓於師

若當行仁之事
不復讓於師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國孔曰真正諒信也君子之人止

其道耳言不必小信疏子曰君子貞而不諒正義曰

正也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案昭

七年左傳云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

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

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

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

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

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

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

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杜註云傳言子產貞而不諒
言段受晉邑卒而歸之是正也知宣子欲之而言畏
懼後禍是不信故杜
氏引此文為註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國

孔曰先盡力而後食祿

國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正義曰此章言其為臣事君之法也言當先盡力敬共職事必有勲績

而後食祿也

子曰有教無類

國

馬曰言人所在見教無有種類

國

子曰

有教無類正義曰此章言教人之法也類謂種類言人所在見教無有貴賤種類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國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正義曰此章言人之為事必須先

謀若道同者共謀則情審不誤若道不同而相為謀則事不成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國

孔曰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

不煩文豔之辭

國

子曰辭達而已矣正義曰此章明言語之法也凡事莫過於實辭達

則足矣不
須文豔也

師冕見

孔曰師樂人盲者名冕及階子曰階也及席

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孔曰歷

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

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馬曰相導也

師冕

見至道也正義曰此章論相師之禮也師冕見者師樂人盲者名冕見謂來見孔子也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者師冕及階及席孔子竝告之使師冕知而升階登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者孔子身瞽者必起弟子亦起冕既登席而坐孔子及弟子亦皆坐孔子歷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告師冕使知也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者道謂禮也子張見孔子歷告之未嘗知此禮既師冕出去而

問孔子曰此是與師言之禮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者相猶導也孔子然荅子張言此固是相導樂師之禮也

也者相猶導也孔子然荅子張言此固是相導樂師之禮也

也者相猶導也孔子然荅子張言此固是相導樂師之禮也

子曰樂由音聲也

禮與樂也

禮與樂也

諸
ZHUJI LIBRARY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六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季氏第十六

正義曰此篇論天下無道政在大夫

以教人舉詩禮以訓子明君子之行正夫人之名以前篇首章記衛君靈公失禮此篇首章言魯臣季氏專恣故以次之也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

顓臾

孔曰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

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冉有與季

路為季氏臣來告孔子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孔曰冉求為季氏宰相其室為之聚斂故孔子獨疑

求教之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

祭蒙山且在邦域之中矣

夷為附庸在其域中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

曰已屬魯為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為冉有曰夫子欲

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之良吏言當陳其才力度已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

常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包曰

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為且爾

言過矣虎兇出於相龜至毀於積中是誰之過與

馬曰柙檻也積匱也夫虎毀玉豈非典守之過邪冉

有曰今夫顯夷固而近於費

馬曰固謂城郭完堅

兵甲利也費季氏邑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

曰求君子疾夫

孔曰疾如女之言舍曰欲之而必

為之辭

孔曰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

也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

孔曰國

諸侯家卿大夫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
均平不患貧而患不安國孔曰憂不能安民耳民安
則國富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國包曰政教均平
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矣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
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
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國孔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
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國孔曰干
楯也戈戟也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與而在蕭牆之

內也

國鄭曰蕭之言肅也墻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

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墻後季氏家臣陽虎

果囚季桓子

疏

季氏至內也正義曰此章論魯卿季

者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

於魯而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也冉有季路見

臣來告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者冉有季路為季氏

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者無乃乃也爾女也雖二子同

來告以冉求為季氏宰相其室為之聚斂故孔子獨

疑求教之言將伐顓臾乃女是罪過與與疑辭也夫

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者言昔者先王始封顓

臾為附庸之君使主祭蒙山蒙山在東故曰東蒙且

在邦域之中矣者魯之封域方七百里顓臾為附庸

在其域中也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者言顓臾已

屬魯為社稷之臣何用伐滅之為冉有曰夫子欲之

命

吾二臣者皆不欲也者夫子謂季氏也冉有歸其咎惡於季氏也故言季氏欲伐我二人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者周任古之良史也夫子見冉有歸咎於季氏故呼其名引周任之言以責之言爲人臣者當陳其才力度已所任以就其列位不能則當自退止也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者相謂輔相焉何也言輔相人者當持其主之傾危扶其主之顛蹶若其不能何用彼相爲且爾言過矣者爾汝也汝爲季氏輔相而歸咎於季氏自是汝之言罪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者此又爲輔相之人作譬也柙櫝也櫝匱也虎兕皆猛獸故設檻以制之龜玉皆大寶故設匱以藏之若虎兕失出於檻龜玉損毀於匱中是誰之過與言是典守者之過也以喻主君有闕是輔相者之過也冉有曰今夫顛與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者此冉有乃自言欲伐顛與之意也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言今夫顛與城郭甲兵堅固而又近於費邑若今不伐而取之

後世必爲季氏子孫之憂也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
曰欲之而必爲之辭者孔子見冉有言將伐顛與之
意故又呼冉有各而責之如汝之言君子所憎疾夫
以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
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者此下孔子又爲言其
正治之法以示非臆說也云丘也聞國謂諸侯家謂
卿大夫言爲諸侯卿大夫者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
但患政理之不均平也不患貧而患不安者言不憂
國家貧但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也蓋均無貧
和無寡安無傾者孔子既陳其所聞更爲言其理蓋
言政教均平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
寧不傾危矣如上所聞此應云均無寡安無貧而此
乃云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者欲見政教均平又須
上下和睦然後國富民多而社稷不傾危也故衍其
文耳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
則安之者言夫政教能均平和安如此故遠方之人
有不服者則當修文德使遠人慕其德化而來遠人
既來當以恩惠安存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者謂冉

有季路輔相季氏也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者謂不
修文德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者民有異心曰
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言國內之民又不能
以恩惠安撫致有異心不可會聚莫能固守也而謀
動干戈於邦內者謂將伐顓臾也吾恐季孫之憂不
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蕭牆謂屏也蕭之言肅也
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孔
子聖人有先見之明見季氏家臣擅命必知將為季
氏之禍因冉有言顓臾後世必為子孫憂故言吾恐
季孫之憂不遠在顓臾而近在蕭牆之內後季氏家
臣陽虎果囚季桓子註孔曰至孔子正義曰云顓臾
伏義之後風姓之國者僖二十一年左傳云任宿須
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杜註云太皞
伏義四國伏義之後故主其祀顓臾在泰山南武陽
縣東北是也云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者王制云
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
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註云不合謂不
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

以其名通也言此顓臾始封爲附庸之君以國事附於魯耳猶不爲魯臣故曰魯之附庸春秋之世強陵弱衆暴寡故當此季氏之時而顓臾已屬魯爲臣故曰當時臣屬魯也通使主祭蒙山正義曰禹貢徐州云蒙羽其藝地理志云泰山蒙陰縣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通曰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正義曰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鄭註云曲阜魯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言其顓臾爲附庸在此七百里封域之中也通周任古之良史正義曰周大夫也與史侯臧文仲竝古人立言之賢者也通馬曰至過邪正義曰云柙檻也者說文云柙檻也檻籠也一曰圈以藏虎兇爾雅云兇野牛郭璞云一角青色重千斤說文云兇如野牛青色其皮堅厚可制鎧交州記曰兇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是也云犢匱也者亦說文云也通孔曰干楯也戈戟也正

義曰干一名楯今謂之旁牌方言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是干楯為一也施紛以持之孔註尚書費誓云施乃楯紛紛如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且以為飾也干杆也竝之以杆敵故牧誓云比爾干也戈者考工記云戈秘六尺有六寸其刃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鄭玄註云戈今句矛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子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孔曰希少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

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

失政死於乾侯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國

孔子

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為家臣陽虎所囚陪臣

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國馬曰陪重也謂家臣陽虎

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天下有道則政不

在大夫

國

孔子制之由君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國

孔子無所非議

國

孔子至不議正義曰此一章論天

及言衰失之世數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

自天子出者王者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立司馬之官

掌九伐之法諸侯不得制作禮樂賜弓矢然後專征

伐是天下有道之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天下無

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者謂天子微弱諸侯上僭

者希少也言政出諸侯不過十世必失其位不失者少也若魯昭公出奔齊是也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者言政在大夫不過五世必失其位不失者少矣若魯大夫季桓子爲陽虎所囚是也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者陪重也謂家臣也大夫已爲臣故謂家臣爲陪臣言陪臣擅權執國之政令不過三世必失其位不失者少矣若陽虎三世而出奔齊是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者元爲政命制之由君也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者議謂謗訕言天下有道則上酌民言以爲政教所行皆是則庶人無有非毀謗議也

圖孔曰至侯矣正義曰云周幽王爲夫戎所殺平王東遷者案周本紀云幽王二年嬖褒姒申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幽王之廢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與緡西夷夫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隱六年左傳稱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周本紀又云於是

諸侯乃卽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曰是爲平王也云周始微弱者地理志云幽王淫褒姒滅宗周子平王東居洛邑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其詩謂之王國風是周始微弱也云諸侯自作禮樂者謂僭爲天子之禮樂若魯昭公之比也案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云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是也云專征伐者謂不由王命專擅行其征伐春秋之時諸侯皆是也云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者隱公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公弗皇子聲子所生平王四十九年卽位是王室微弱政在諸侯始於隱公隱公卒弟桓公允立卒子莊公同立卒子閔公開立卒兄僖公申立卒子文公興立卒子宣公倭立卒子成公黑肱立卒子襄公午立卒子昭公稠立是爲十世也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公孫於齊三十二年卒於乾侯是也

國

孔曰至所囚正義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者謂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桓子

為五世也云為家臣陽虎所囚者定五年左傳云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是也陽虎至奔齊正義曰魯伐陽虎陽虎出奔齊在定九年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鄭曰言此之時魯定公

之初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為五世矣政逮於

大夫四世矣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故夫三桓

之子孫微矣孔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

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

皆衰孔子至微矣正義曰此章言魯公室微弱政在大夫也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者謂

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始於宣公言此之時在魯定公之初故爲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者逮及也言君之政令及於大夫至今四世矣謂季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也故夫曰桓之子孫微矣者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以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故夫三桓子孫至哀公時皆衰微也註鄭曰至世矣正義曰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者文十八年左傳云文公子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是也公羊傳作子赤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襄仲云至定公爲五世矣者謂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也註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正義曰此據左傳及世家文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

便辟

註

馬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友善柔

註

馬曰面柔也友便佞損矣

註

鄭曰便辯也謂佞而

辯

註

孔子至損矣正義曰此章戒人擇友也益者三

也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者直謂正直諒謂誠信多

聞謂博學以此三種之人為友則有益於已也友便

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者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

容媚者也善柔謂而柔和顏說色以誘人者也便辯

也謂佞而復辯以此三種

之人為友則有損於已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

註動得禮樂之

節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

註

孔曰恃尊

貴以自恣樂佚遊

註

王曰佚遊出入不節樂宴樂損

矣

孔曰宴樂沈荒淫瀆三者自損之道

損矣正

孔子至

義曰此章言人心樂好損益之事各有三種也樂節禮樂者謂凡所動作皆得禮樂之節也樂道人之善者謂好稱人之美也樂多貧友者謂好多得賢人以爲朋友也言好此三者於身有益也樂驕樂者謂恃尊貴以自恣也樂佚遊者謂好出入不節也樂宴樂者謂好沈荒淫溢也言好此三者自損之道也沈荒淫瀆正義曰云沈者書微子云沈酗於酒言人以酒亂若沈沒於水故以耽酒爲沈也荒者廢也謂有所好樂而廢所掌之職事也書云酒荒於厥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皆是淫訓過也言耽酒爲過差也瀆者嫖慢也言無復禮節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

孔曰愆過也言未及之而

言謂之躁

鄭曰躁不安靜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

註 孔曰隱匿不盡情實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周**

曰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也

疏 孔子至之瞽正義曰此章戒卑侍於尊審慎言語之法也侍於君子有三愆者愆過也言卑侍於尊

有三種過失之事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者謂君子言事未及於已而輒先言是謂躁動不安靜也言及

之而不言謂之隱者謂君子言論及已已應言而不言是謂隱匿不盡情實也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者

瞽謂無目之人也言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若無目人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

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

在得 **註** 孔曰得貪得 **疏** 孔子至在得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人自少及老有三種

戒慎之事也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者少謂人年二十九以下血氣猶弱筋骨未定貪色則自損故戒之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者壯謂氣力方當剛強喜於爭鬪故戒之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者老謂五十以上得謂貪得血氣既衰多好聚斂故戒之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順吉逆凶天之命也畏

大人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畏聖人之言深遠不可易知測聖人之言也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

畏也恢疏故不知畏狎大人直而不肆故狎之

侮聖人之言不可小知故侮之疏孔子至之言正義曰此章言君子

子小人敬慢不同也君子有三畏者心服曰畏言君子心所畏服有三種之事也畏天命者謂作善降之

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順吉逆凶天之命也故君子
 畏之畏大人者大人即聖人也與天地合其德故君
 子畏之畏聖人之言者聖人之言深遠不可易知測
 故君子畏之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者言小人
 與君子相反天道恢疏故小人不知畏也狎大人者
 狎謂慣忽聖人直而不肆故小人忽之侮聖人之言
 者侮謂輕慢聖人之言不可小知故小人輕慢之而
 不行也 **○**順吉逆凶天之命也正義曰虞書大禹謨
 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孔安國云順道吉從逆凶
 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道即天命
 也天命無不報故可畏之 **○**大人即聖人也與天地合
 其德正義曰易云利見大人即聖人也乾卦文言云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莊氏云謂覆載也與日月
 合其明謂照臨也與四時合其序若賞以春夏刑以
 秋冬之類也與鬼神合其吉凶若福善禍淫也此獨
 舉天地合其德者舉一隅也 **○**恢疏故不知畏正義
 曰案老子德經云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言天之網羅
 恢恢疎遠刑淫賞善不失毫分也 **○**直而不肆故狎

之正義曰肆謂放肆言大人質直而不放肆故小人輕狎之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

又其次也困孔曰困謂有所不通困而不學民斯為

下矣困孔子至下矣正義曰此章勸人學也生而知

言由學而知道次於聖人謂賢人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者人本不好學因其行事有所困屈不通發憤而學之者復次於賢人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者謂知困而不能學此為下愚之民也困孔曰困謂有所不通正義曰言於事不能通達者也左傳昭七年公如楚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是其困而學之者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

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孔子至思義正義曰

此章言君子有九種之事當用心思慮使合禮義也
視思明者目覩為視鬼微為明言君子觀視當思見
微若離婁也聽思聰者耳聞為聽聽遠為聰言君子
耳聽當思聞遠若師曠也色思溫者顏色不可嚴猛
當思溫和也貌思恭者體貌接物不可驕亢當思恭
遜也言思忠者凡所言論不可隱欺當思盡其忠
也事思敬者凡人執事多惰怠君子當思謹敬也疑
思問者已有疑事不使在躬當思問以辯之也忿思
難者謂人以非理忤己已必忿怒心雖忿怒不可輕
易當思其後得無患難乎若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
其親是不思難者也見得思義者言
若有所得當思義然後取不可苟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

其語矣

曰

孔曰探湯喻去惡疾隱居以求其志行義

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疏]

孔子至人也正義曰此章

言善人難得也見善如不及者言為善常汲汲也見不善如探湯者人之探試熱湯其去之必速以喻見惡事去之疾也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者言今人與古人皆有能若此者也隱居以求其志者謂隱遯幽居以求遂其已志也行義以達其道者謂好行義事以達其仁道也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者言但聞其語說古有此行之人也今則無有故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註]孔曰千駟

四千匹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

[註]

馬曰首陽山在

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民到于今稱之其

斯之謂與

[註]王曰此所謂以德為稱

[疏]

齊景公至謂與正義曰此

章貴德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者景公齊君景論也馬四匹為駟千駟四千匹也言齊君景公雖富有千駟及其死也無德可稱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者夷齊孤竹君之二子讓位適周遇武王伐紂諫之不入及武王既誅紂義不食周粟故于河東郡蒲坂縣首陽山下采薇而食終餓死雖然窮餓民到于今稱之以為古之賢人其此所謂以德為稱者與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國馬曰以為伯魚孔

子之子所聞當有異對曰未也嘗獨立

國孔曰獨立

謂孔子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

陳亢退而喜曰聞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

其子也

疏

陳亢至子也正義曰此章勉人為詩為禮也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者伯

魚孔子之子鯉也弟子陳亢以為伯魚是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於餘人故問之對曰未也者答言未有異聞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者伯魚對陳亢言雖未有異聞有時夫子曾獨立於堂鯉疾趨而過其中庭夫子謂已曰學詩乎已即對曰未也夫子又言不學詩無以言以古者會同皆賦詩見意若不學之何以為言也鯉於是退而遂學通於詩也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者謂與曰夫子又嘗獨立而伯魚趨過夫子訓之曰學禮乎答言未也夫子又言若不學禮無以立身以禮者恭儉莊敬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不學之則無以立其身也鯉於是退而學通於禮聞斯二者蓋言別無異聞但聞此詩禮二者也陳亢退而喜

者既問伯魚退而喜悅也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者亢言始但問異聞是問一也今乃聞詩可以言禮可以立且鯉也過庭方始受訓則知不常嘻嘻褻慢是又聞君子之疏遠其子也故為得三所以喜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

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

夫人 **註** 孔曰小君君夫人之稱對異邦謙故曰寡小

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

其禮也 **疏** 邦君至夫人正義曰此章正夫人之名稱也邦君之妻者諸侯之夫人也妻者齊也

言與夫齊體上下之通稱故曰邦君之妻也君稱之曰夫人者夫之言扶也能扶成人君之德也邦君自

稱其妻則曰夫人也夫人自稱曰小童者自稱謙言
已小弱之童稚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者謂國中之
臣民言則繫君而稱之言是君之夫人故曰君夫人
也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者諸於也謂已國臣民稱已
君之夫人於他國之人則曰寡小君對異邦謙也以
對異邦稱君曰寡君謙言寡德之君夫人對君爲小
故曰寡小君也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者謂稱他
國君妻亦曰君夫人也以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
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七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陽貨第十七

疏正義曰此篇論陪臣專恣因明性習知愚禮樂本末六蔽之惡二南之美

君子小人為行各與今之與古其疾不同以前篇首章言大夫之惡此篇首章記家臣之亂尊卑之差故以相次也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

疏孔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

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歸孔子豚

疏孔曰

欲使仲謝故遺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

諸塗註孔曰塗道也於道路與相逢謂孔子曰來予

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註馬

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迷

邦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註孔曰言

孔子棲棲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得為有知日月

逝矣歲不我與註馬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孔子

曰諾吾將仕矣註孔曰以順辭免註陽貨至仕矣正

臣專恣孔子遜辭遠害之事也陽貨欲見孔子者陽

貨陽虎也蓋名虎字貨為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
欲見孔子將使之仕也孔子不見者疾其家臣專政
故不與相見歸孔子豚者歸遺也豚豕之小者陽貨

欲使孔子往謝因得從容見之故遺孔子豚也孔子
時其亡而往拜之者謂伺虎不在家時而往謝之也
遇諸塗者塗道也孔子既至貨家而反於道路與相
逢也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者貨呼孔子使來就已
言我與汝有所言也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
者此陽貨謂孔子之言也寶以喻道德言孔子不仕
是懷藏其道德也知國不治而不爲政是使迷亂其
國也仕者當拯溺與衰使功被當世今汝乃懷寶迷
邦可以謂之仁乎曰不可者此孔子遜辭言如此者
不可謂之仁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者此亦
陽貨謂孔子辭亟數也言孔子棲棲好從事而數不
遇失時可謂有知者乎不得爲有知也曰不可者此
亦孔子遜辭言如此者不可謂之知也日月逝矣歲
不我與者此陽貨勸孔子求仕之辭逝往也言孔子
年老歲月已往不復畱待我也當急求仕孔子曰諾
吾將仕矣者諾應辭也孔子知其勸仕故應荅之言
我將來仕以
順辭免去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孔曰君子慎所習子曰唯

上知與下愚不移孔曰上知不可使為惡下愚不

可使強賢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知

其所習也性謂人所稟受以生而靜者也未為外物

所感則人皆相似是近也既為外物所感則習以性

成若習於善則為君子若習於惡則為小人是相遠

也故君子慎所習然此乃是中人耳其性可上可下

故遇善則升逢惡則墜也孔子又嘗曰唯上知聖人

不可移之使為惡下愚之夫不可移之使強賢此則

非中人之性習相近遠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孔曰子游為武城宰夫子莞

爾而笑莞爾小笑貌曰割雞焉用牛刀

孔曰言

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國孔曰道謂

禮樂也樂以和人和則易使子曰二三子國孔曰

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國孔曰戲以治小

而用大道國于之至之耳正義曰此章論治民之道

城魯邑名時子游為武城宰意欲以禮樂化導於民

故弦歌孔子因適武城而聞其聲也夫子莞爾而笑

曰割雞焉用牛刀者莞爾小笑貌言雞乃小牲割之

當用小刀何用解牛之大刀以喻治小何須用大道

今子游治小用大故笑之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
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者子
游見孔子笑其治小用大故稱名而引昔聞夫子之
言以對之道謂禮樂也禮節人心樂和人聲言若在

位君子學禮樂則愛養下人也若在下小人學禮樂則人和而易使也子曰二三子者呼其弟子從行者也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者孔子語其從者言子游之說是我前言戲之以治小而用大道其實用大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孔曰弗擾為季氏宰與

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

何必公山氏之也孔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何

必公山氏之適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

者吾其為東周乎與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

至周乎正義曰此章論孔子欲不避亂而興周道也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者弗擾即左傳公山不

狙也字子洩爲季氏費邑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據
邑以畔來召孔子孔子欲往從之也子路不說曰末
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也者上下二之俱訓爲適
未無也已止也子路以爲君子當去亂就治今孔子
乃欲就亂故不喜說且曰無可適也則止之何必公
山氏之適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
吾其爲東周乎者孔子荅其欲往之意也徒空也言
夫人召我者豈空然哉必將用我道也如有用我道
者我則興周道於東方其使魯爲周乎吾是以不擇
地而欲往也○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
正義曰案定五年左傳曰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
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與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
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
子何怨焉旣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
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
虎子行之乎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是其事也至
八年又與陽虎謀殺桓子陽虎敗而出至十三年季
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國人敗

諸姑蔑二

子奔齊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諄

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孔曰不見侮慢寬

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孔曰應事疾則多

成功惠則足以使人子張至使人正義曰此章明

何如斯可謂之仁也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者言為仁之道有五也請問之者子張復請問五者之目也曰恭寬信敏惠者此孔子畧言為仁五者之名也恭則不侮者此下孔子又歷說五者之事也言已若恭以接人人亦恭以待已故不見侮慢寬則得眾者言行能寬簡則為眾所歸也信則人任焉者言而有信則人所委任也敏則有功者敏疾也應事敏疾則多成功也惠則足以使人者有恩惠則人忘

其勞也

佛肸召子欲往

註

孔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子路曰

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

入也

註

孔曰不入其國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

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

乎涅而不緇

註

孔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皁言至堅者

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

濁亂濁亂不能汚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註

匏瓠也言瓠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

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



佛 佛胗至不食正義曰

此章亦言孔子欲不擇地而治也佛胗召子欲往者佛胗為晉大夫趙簡子之中牟邑宰以中牟畔來召孔子孔子欲往從之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者言君子不入不善之國也佛胗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者言今佛胗以中牟畔則是身為不善而子欲往如前言何子曰然有是言也者孔子答云雖有此不入不善之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者孔子之意雖言不入不善綠君子見幾而作亦有可入之理故謂之作譬磷薄也涅水中黑土可以染阜緇黑色也人豈不曰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以喻君子雖居濁亂濁亂不能汚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者孔子又為言其欲往之意也匏瓠也瓠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江熙云夫子豈實之公山佛胗乎欲往之意以示無係以

觀門人之意如欲居九夷乘桴浮于海耳子路見形而不及道故聞乘桴而喜聞之公山而不說升堂而不入室安得聖人之趣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

註六言六蔽者謂下六

事仁知信直勇剛也對曰未也居吾語女

註孔曰子

路起對故使還坐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註孔曰仁

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

註孔曰蕩無所適守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

註孔曰

父子不知相為隱之輩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

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註孔曰狂

妄抵觸人

四

子曰至也狂正義曰此章勸學也子曰

不自見其過也孔子呼子路而問之曰女嘗聞六言

不學而皆蔽塞者乎對曰未也者子路對言未曾聞

也居吾語女者居猶坐也禮君子問更端則起子路

起對故使還坐吾將語女也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者此下歷說六言六蔽之事也學者覺也所以覺寤

未知也仁之為行學則不固是以愛物好與曰仁若

但好仁不知所以裁之所施不當則如愚人也好知

不好學其蔽也蕩者明照於事曰知若不學以裁之

則其蔽在於蕩逸無所適守也好信不好學其蔽也

賊者人言不欺為信則當信義若但好信而不學以

裁之其蔽在於賊害父子不知相為隱之輩也好直

不好學其蔽也絞者絞切也正人之曲曰直若好直

不好學則失於譏刺太切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者

勇謂果敢當學以知義若好勇而不好學則是有勇

而無義則為賊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者狂猶妄

也剛者無欲不為曲求若好恃其剛不學以制之則

其蔽也妄

抵觸人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包曰小子門人也詩可以與

註孔曰興引譬連類可以觀鄭曰觀風俗之盛衰

可以羣孔曰羣居相切磋可以怨孔曰怨刺上

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孔曰邇近也多識於鳥獸

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

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馬曰周南召

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

端故人而不為如向牆而立子曰小子何莫至牆面而立也與正義曰

此章勸人學詩也子曰小人何莫學夫詩者小子門人也莫不也孔子呼門人曰何不學夫詩也詩可以興者又爲說其學詩有益之理也若能學詩詩可以令人能引譬連類以爲比興也可以觀者詩有諸國之風俗盛衰可以觀覽知之也可以羣者詩有如切如磋可以羣居相切磋也也可以怨者詩有君政不善則風刺之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可以怨刺上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者邇近也詩有凱風白華相戒以養是有近之事父之道也又有雅頌君臣之法是有遠之事君之道也言事父與君皆有其道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言詩人多記鳥獸草木之名以爲比興則因又多識於此鳥獸草木之名也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者爲猶學也孔子謂其子伯魚曰女學周南召南之詩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者又爲說宜學周南召南之意也牆面面向牆也周南召南國風之始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若學之則可以觀與人而不爲則如面正向牆而立無所觀見也

周南召南而立

正義曰云周南召南國風之始者詩序云然則關雎
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
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
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周南召
南二十五篇謂之正國風為十五國風之始也云樂
得淑女以配君子者亦詩關雎序文也言二南皆是
正始之道先美家內之化是以關雎之化說后妃心
之所樂樂得此賢善之女以配已之君子也云三綱
之首王化之端者白虎通云三綱者何謂謂君臣父
子夫婦也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有夫婦然
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二南之詩首論夫婦
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
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
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致嘉瑞故
為三綱之首
王教之端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禮記

鄭曰玉圭璋之屬帛束

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

上治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馬曰樂之所貴者

移風易俗非謂鐘鼓而已子曰至平哉正義曰此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

皆行禮之物也言禮之所云豈在此玉帛云乎者哉

言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在於安上治民樂云

樂云鐘鼓云乎哉者鐘鼓樂之器也樂之所貴者貴

其移風易俗非謂貴此鐘鼓鏗鏘而已故孔子歎

之重言之者深明禮樂之本不在玉帛鐘鼓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孔曰荏柔也為外自矜厲而內柔

佞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孔曰為人如此

猶小人之有盜心穿穿壁窬窬竊子曰色厲而內

荏譬諸小人其

猶穿窬之盜也與正義曰此章疾時人體與情俱也厲矜莊也荏柔佞也穿穿壁窬窬牆也言外自矜厲而內柔佞爲人如此譬之猶小入外雖持正內常有穿壁窬窬竊盜之心也與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

爲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

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

以賊德也

周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正義曰此章疾時人之詭隨也舊解有二周曰所至之鄉

輒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何晏云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

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周

馬曰聞之於道路則傳

而說之 **疏**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正義曰此章於道路則於道路傳而說之必多謬妄為有德者所棄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疏**孔曰言不可與事君其

未得之也患得之 **疏**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言

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疏**鄭曰無所

不至者言其邪媚無所不為 **疏**子曰鄙夫至至矣正

行也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者言凡鄙之人不可與之事君也其未得之也患得之者此下明鄙夫未得事君也時常患已不能得事君也既得之患失之者言不能任直守道常憂患失其祿位也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者苟誠也若誠憂失之則用心顧惜

竊位偷安言其邪媚無所不為也以此故不可與事君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包曰言古者

民疾與今時異古之狂也肆包曰肆極意敢言今

之狂也蕩孔曰蕩無所據古之矜也廉馬曰有

廉隅今之矜也忿戾孔曰惡理多怒古之愚也直

今之愚也詐而已矣子曰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論今人澆薄不如古人也子曰

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者亡無也言古者

淳朴之時民之行有三疾今也澆薄或是亦無也言

古者民疾與今時異古之狂也肆者此下歷言三疾也肆謂極意敢言多抵觸人也今之狂也蕩者謂無所依據太放浪也古之矜也廉者謂有廉隅自檢束也今之矜也忿戾者謂忿怒而多拂戾惡理多怒古

之愚也直者謂心直而無邪曲今之愚也詐而已矣者謂多行欺詐自利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

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

○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正義曰此章與學而篇同弟子各記所聞故重出之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

○

孔曰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

其邪好而奪正色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

包曰鄭聲

淫聲之哀者惡其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

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國家

○

子曰至家者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惡邪奪正也惡紫之奪朱也者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者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淫聲亂正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利口之人多

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國家也。○孔曰至正色正義曰云朱正色紫間色者皇氏云謂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不正謂五方間色綠紅碧紫駟黃色是也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間東為木木色青木克土土色黃竝以所克為間故綠色青黃也朱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間南為火火色赤火克金金色白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間西為金金色白金克木故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間北方水色黑水克火火色赤故紫色赤黑也黃是中央正駟黃是中央間中央土土色黃土克水水色黑故駟黃色黃黑也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言之為益少故欲無言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天何言哉。○子曰至言哉正義曰此章戒人慎言也子曰予欲無言者君子訥於

言而敏於行以言之為益少故欲無言子貢曰子如
 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者小子弟子也子貢聞孔子不
 欲言故告曰夫子若不言則弟子等何所傳述子曰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者此孔子
 舉天亦不言而令行以為警也天何嘗有言語哉而
 四時之令遞行焉百物皆依時而生焉天何嘗有言
 語教命哉以喻人若無
 言但有其行不亦可乎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

之聞之孺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為

其將命者不已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之

說 孺悲至聞之正義曰此章蓋言孔子疾惡也孺悲

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者孺悲魯人也來欲見孔
 子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也將命者出戶取瑟而
 歌使之聞之者將猶奉也奉命者主人僮隸出入人

也初將命者來入戶言孺悲求見夫子辭之以疾又
為將命者不已故取瑟而歌令將命者聞之而悟已
無疾但不欲見之
所以令孺悲息之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

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

期可已矣

馬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

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

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

也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

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

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孔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

親故再言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

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曰子生於三歲為

父母所懷抱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孔曰自

天子達於庶人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孔

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恩昊天罔極而予也有三

年之愛乎宰我至母乎正義曰此章論三年喪禮

服為至親者三年宰我嫌其三年太遠故問於夫子

曰三年之喪期已久矣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

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者此宰我又說喪不可三年之

義也言禮檢人迹樂和人心君子不可斯須去身惟

在喪則皆不爲也不爲既久故禮環而樂崩也
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者宰我言三
年之喪一期爲足之意也夫人之變遷木依大道一
期之間則舊穀已沒新穀既成鑽木出火謂之燧言
鑽燧者又已改變出火之木天道萬物既已改新則
人情亦宜從舊故喪禮但一期而除亦可已矣子曰
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者孔子見宰我言至親之
喪欲以期斷故問之言禮爲父母之喪既殯食粥居
倚廬斬衰三年期而小祥食菜果居堊室練冠緦居
要經不除今女既期之後食稻衣錦於女之心得安
否乎曰安者宰我言既期除喪卽食稻衣錦其心安
也女安則爲之者孔子言女心安則自爲之夫君子
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
女安則爲之者孔子又爲說不可安之禮旨美也言
君子之居喪也疾卽飲酒食肉雖食美味不以爲甘
雖聞樂聲不以爲樂寢苦枕塊居處不求安也故不
爲食稻衣錦之事今女既心安則任自爲之責其無
仁恩於親故再言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

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者予宰我名宰
 我方當愚執夫子不欲面斥其過故宰我既問而出
 去孔子對二三子言曰夫宰予不仁於父母也凡人
 子生未三歲常為父母所懷抱既三年然後免離父
 母之懷是以聖人制喪禮為父母三年夫三年之喪
 天下之通喪也者通達也謂上自天子下達庶人皆
 為父母三年故曰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
 母乎者為父母愛已故喪三年今予也不欲行三年
 之服是有三年之恩愛於父母乎禮馬曰至火也正
 義曰云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者周書孔子所刪尚
 書百篇之餘也晉大康中得之汲冢有月令篇其辭
 今亡案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
 時疾鄭玄註云行猶用也變猶易也鄭司農說以鄴
 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
 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其文與此正同釋
 者云榆柳青故春用之棗杏赤故夏用之桑柘黃故
 季夏用之柞櫟白故秋用之槐檀黑故冬用之禮孔
 曰自天子達於庶人正義曰禮記三年問云夫三年

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鄭玄云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喪服四制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檀弓曰先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也聖人雖以三年爲文其實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喪服四制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故孔子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所以喪必三年爲制也禮記孔曰至愛乎正義曰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者小雅蓼莪文鄭箋云之猶是也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云予也有三年之愛乎者言宰予不欲服喪三年是無三年之愛也繆協云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啟憤於夫子義在屈已以明道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

猶賢乎已

註

馬曰為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

註

子曰

已正義曰此章疾人之不學也子曰飽食終日無所
用心難矣哉者言人飽食終日於善道無所用心則
難以為處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者賢
勝也已止也博說文作簿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古
者烏曹作簿圍棊謂之弈說文弈從升言竦兩手而
執之棊者所執之子以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棋圍
棋稱弈者又取其落弈之義也夫子為其飽食終日
無所據樂善生淫欲故教之曰不有博奕之戲者乎
若其為之猶勝乎止也欲令
據此為樂則不生淫欲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

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註

子路至為盜正
義曰此章抑子

路也子路曰君子尚勇乎者子路有勇意謂勇可崇
尚故問於夫子曰君子當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

上者言君子不尚勇而尚義也上即尚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者君子指在位者合宜為義言在位之人有勇而無義則為亂逆在下小人有勇而無義必為盜賊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包

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為惡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包

孔曰訕謫毀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包馬曰

窒窒塞也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包孔曰

微抄也抄人之意以為已有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

以為直者包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包子貢至直者正義曰

此章論人有惡行可憎惡也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者君子謂夫子也子貢問夫子之意亦有憎惡者乎

子曰有惡者荅言有所憎惡也惡稱人之惡者謂好稱說人之惡所以惡之惡居下而訕上者訕謗毀也謂人居下位而謗毀在上所以惡之也惡勇而無禮者勇而無禮義為亂所以惡之也惡果敢而窒者窒謂窒塞謂好為果敢窒塞人之善道所以惡之也曰賜也亦有惡乎者子貢言賜也亦有所憎惡也惡微以為知者微抄也禮毋勦說若抄人之意以為己有所以惡之惡不孫以為勇者孫順也君子義以為勇若以不順為勇者亦可惡也惡許以為直者許謂攻發人之陰私也人之為直當自直已若攻發他人陰私之事以成己之直者亦可惡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疏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正義曰此章言女子與小人皆無正性難畜

養所以難養者以其親近之則多不孫順疏遠之則好生怨恨此言女子舉其大率耳若其稟性賢明若

文母之類則
非所論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註

鄭曰年在不惑而

爲人所惡終無善行

疏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

十猶爲惡行而見憎惡於人者則見其終無善行也
已以其年在不惑而猶爲人所惡必不能追改故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八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微子第十八

論

正義曰此篇論天下無道禮壞樂崩君子仁人或去或死否則隱淪巖野

周流四方因記周公戒魯公之語四乳生八士之名以前篇言羣小在位則必致仁人失所故以此篇次之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論

馬曰微箕二國

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微子

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見殺孔

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

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

以其俱在憂亂寧民

三

微子至仁焉正義曰此章論

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者微子紂之庶兄箕

子比干紂之諸父見紂無道微子去之箕子佯狂為

奴比干以諫見殺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者愛人謂之

仁三人所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

馬曰至見殺正義曰云微箕二國名子爵也者孔安

國云微圻內國名子爵為紂卿士去無道鄭玄以為

微與箕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王肅云

微國各子爵入為王卿士肅意蓋以微為圻外故言

入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辟漢景帝名也微子紂之

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者啓與其弟仲衍皆紂之

同母庶兄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

與仲衍其時猶尚為妾改而為妻後生紂紂之父欲

立微子啓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

立妾之子故立紂為後徧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

司馬彪註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家語曰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是紂之諸父耳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箕子者紂之親戚也言親戚不知爲父爲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云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見殺者尚書微子篇備有去殷之事本紀云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是也

柳下惠爲士師

註

孔曰士師典獄之官三黜人曰子未

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註

孔曰苟

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枉道而事人何

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至之邦正義曰此一章論柳下惠之行也柳下惠為士師者士

師典獄之官也三黜者時柳下惠為魯典獄之官任其直道羣邪醜直故三被黜退人曰子未可以去乎者或人謂柳下惠曰吾子數被黜辱未可以去離魯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者答或人不去之意也焉何也枉曲也時世皆邪已用直道以事於人則何往而不三黜乎言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若舍其直道而曲以事人則在魯亦不見黜何必去父母所居之國也
註士師典獄之官正義曰士師即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卿士皆以士為官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是士師為典獄之官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

註 孔曰魯三卿季氏爲上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

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註 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 **疏** 齊景至子行正義曰此章言孔

子失所也齊景公待孔子者待遇也謂以祿位接遇

孔子也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者魯

三卿季氏爲上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事景公言

我待孔子以上卿之位若魯季氏則不能以其有田

氏專政故也又不可使其位卑若魯孟氏故欲待之

以季孟二者之間曰吾老矣不能用也者時景公爲

臣下所制雖說孔子之道而終不能用故託云聖道

難成吾老不能用也孔子行者去齊而歸魯也 **註** 以

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正義曰案世家云魯昭

公奔齊頃之魯亂孔子適齊景公數問政景公說將

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諫而止之異日景公止孔子

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

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是其事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國孔曰桓

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

朝禮三日

國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正義曰此章言孔子去無道也桓

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孔子遂行也案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之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蓋致地犁鉏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

受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
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騞于大夫則
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
致騞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
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
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
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
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孔子遂適衛矣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孔曰接輿楚人佯狂而來歌

欲以感切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子於鳳鳥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

衰往者不可諫

猶可追

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註

孔曰已而已而者言世亂

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孔子下欲與

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註

包曰下下車

註

楚狂

言正義曰此章記接輿佯狂感切孔子也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者接輿楚人姓陸名通字接輿也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住時人謂之楚狂也時孔子適楚與接輿相遇而接輿行歌從孔子邊過欲感切孔子也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者此其歌辭也知孔子有聖德故比孔子於鳳但鳳鳥待聖君乃見今孔子周行求合諸國而每不合是鳳德之衰也諫止也言已往所行者不可復諫止也自今已來猶可追而自止欲勸孔子辟亂隱居也已而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殆危也言今之從政者皆無德自將危亡無日故曰殆而而

皆語辭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者下謂下車孔子感其言故下車欲與語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者趨謂疾行也疾行以辟孔子故孔子不得與之言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鄭曰長

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津濟渡處長沮

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

是也曰是知津矣馬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問於

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

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曰

滔滔周流之貌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

曰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

之士哉註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

孔子為士從辟人之法已之為士則從辟世之法耰

而不輟註鄭曰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

告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註為其不達已意而便非

已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註孔曰隱於山林是同羣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註孔曰吾自當與此天下

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下有道丘不與易

也註言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已大而人小

故也

疏

長沮至易也正義曰此章記孔子周流爲隱者所譏也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

路問津焉者長沮桀溺隱者也耜耕器也二耜爲耜津濟渡之處也長沮桀溺竝二耜而耕孔子道行於旁過之使子路往問濟渡之處也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者執輿謂執轡在車也時子路爲御旣使問津孔子代之而執轡故長沮見而問子路曰夫執轡者爲誰人子路曰爲孔丘者子路以其師名聞於天下故舉師之姓名以荅長沮也曰是魯孔丘與者長沮舊聞夫子之名見子路之荅文恐非是故復問之曰是魯國之孔丘與與是疑而未定之辭曰是也者子路言是魯孔丘也曰是知津矣者長沮言旣是魯孔丘是人數周流天下自知津處故乃不告問於桀溺者長沮不告津處故子路復問桀溺桀溺曰子爲誰者不識子路故問之曰爲仲由者子路稱姓名以荅也曰是魯孔丘之徒與者桀溺舊聞魯孔丘之門徒有仲由又恐非是故復問之曰是與曰然者然猶是也子路言已是魯孔丘之徒也曰滔滔者天下皆是

也而誰以易之者此譏孔子周流天下也滔滔周流之貌言孔子何事滔滔然周流者乎言今天下治亂同皆是無道也空舍此適彼誰以易之爲有道者也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者士有辟人辟世之法謂孔子從辟人之法長沮桀溺自謂從辟世之法且而皆語辭與猶等也既言天下皆亂無以易之則賢者皆合隱辟且等其隱辟從辟人之法則有周流之勞從辟世之法則有安逸之樂意令孔子如已也耰而不輟者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子路行以告者子路以長沮桀溺之言告夫子夫子憮然者憮失意貌謂不達已意而便非已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群者孔子言其不可隱居避世之意也山林多鳥獸不可與同群若隱於山林是同群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者與謂相親與我非天下人之徒衆相親與而更誰親與言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群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者言凡天下有道者我皆不與易也爲其已大而人小故也

釋

廣

五寸

二

耜

爲

耒

正

義曰

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子路曰不仕無義註鄭曰留

言以語丈人之註子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

如之何其廢之註孔曰言女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

可廢君臣之義邪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註包曰倫道

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註

包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不必自己道得

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己知之註子路至之矣正義曰

相譏之語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者子路

隨從夫子行不相及而獨在後逢老人以杖擔荷竹
器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者夫子孔子也丈人曰四
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者丈人責子路云不勤

勞四體不分植五穀誰爲夫子而來問我求索之邪
植其杖而芸者植倚立也芸除草也丈人旣責子路
至於田中倚其荷蓀之杖而芸其苗子路拱而立者
子路未知所以荅故隨至田中拱手而立也止子路
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者丈人留子路宿
殺雞爲黍而食之丈人知子路賢故又以二子見於
子路也明日子路行以告者旣宿之明日子路行去
遂及夫子以丈人所言及雞黍見子之事告之也子
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夫子言此丈人
必賢人之隱者也使子路反求見之欲語以已道子
路反而至其家則丈人出行不在也子路曰不仕無
義者丈人旣不在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令其父還
則述之此下之言皆孔子之意言父子之道天性也
君臣之義也人性則皆當有之若其不仕是無君臣
之義也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
之者言女知父子相養是知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反
可廢君臣之義而不仕濁世欲清潔其身則亂於君
臣之義大道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

已知之矣者言君子之仕非苟利祿而已所以行君臣之義亦不必自巳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巳知之也

園 蓀竹器正義曰

說文作菝芸田器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園

逸民者

節行超逸也包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子曰不降

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園

鄭曰言其直已之心

不入庸君之朝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

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園

孔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患

慮如此而已謂也仲夷逸隱居放言

園

包曰放置也

不復言世務身中清廢中權

園

馬曰清純潔也遭世

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

可

詞

馬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

疏

逸民至不可正

義曰此章論逸民賢者之行也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者逸民謂民之節行超逸者也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也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者此下孔子論其逸民之行也言其直已之心不降志也不入傭君之朝不辱身也惟伯夷叔齊有此行也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者又論此二人食祿亂朝是降志辱身也倫理也中倫中慮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不以世務嬰心故亦謂之逸民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者放置也清純潔也權反常合道也孔子又論此二人隱遯退居放置言語不復言其世務其身不仕濁世應於純潔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應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者孔子言我之所行則與此逸民異亦不必進亦

不必退唯義所在故曰無可無不可也不論朱張之行者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孔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

擊干皆名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包曰三飯四

飯樂章名各異師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於河包

曰鼓擊鼓者方叔名入謂居其河內播鼗武入於漢

孔曰播搖也武名也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孔

曰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大師

海正義曰此章記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也大師摯適齊者大師樂官之長名摯去魯而適齊也

亞飯于適楚者亞次也天子諸侯每食奏樂樂章各異各有樂師次飯樂師各干往楚三飯樂師名繚往蔡四飯樂師名缺往秦鼓方叔入于河者擊鼓者名方叔入於河內也播鼗武入于漢者播搖也鼗如鼓而小有兩耳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搖鼗鼓者名武入居於漢中也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者陽襄皆名二人入居於海內也

周公謂魯公

曰孔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曰君

子不施其親

曰孔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已之

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曰孔曰以用也怨不見聽用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曰孔曰大故

謂惡逆之事

曰周公至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正義曰此一章記周公

魯公之語也周公謂魯公者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將之國周公戒之也曰君子不施其親者施不易也言君子為國不以他人之親易已之親當行博愛廣敬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者以用也既仕為大臣則當聽用之不得令大臣怨不見聽用故舊無大故則不棄者大故謂惡逆之事也故舊朋友無大逆之事則不有遺棄也無求備於一人者求責也任人當隨其才無得責備於一人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包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為顯仕故記之爾

疏周有八士

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正義曰此章記異也周時有人四徧生子而乳之每乳皆二子比八子皆為顯仕故記之耳鄭玄以為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為宣王時

論語註疏解經卷十八 終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九

魏何晏集解

疏

子張第十九

疏正義曰此篇記士行交情仁人勉學

以其皆弟子所言故善次諸篇之後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圖孔曰致命不愛其身見得思義

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圖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

其可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士行也士者有德之稱自卿大夫已下皆是致命謂不愛其身子張言為士者見君有危難不愛其身致命以救之見得利祿思義然後取有祭祀思盡其敬有喪事當盡其哀有此行

者其可以
為士已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曰言無所輕重

疏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正義曰此章言人

行之不備者弘大也篤厚也亡無也言人執守其德不能弘大雖信善道不能篤厚人之若此雖存於世何能為有而重雖沒於世何能為無而輕言於世無所輕重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

疏

孔曰問與人交接之道子

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

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

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

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註

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此交

當如子張

疏

子夏至人也正義曰此章論與人結交之道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者門人

謂弟子問交問與人交接之道子張曰子夏云何者子張反問子夏之門人女師嘗說結交之道云何乎

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者子夏弟子對子張述子夏之言也子夏言結交之道若彼人賢可

與交者即與之交若彼人不賢不可與之交者則拒之而不交子張曰異乎吾所聞者言已之所聞結交

之道與子夏所說異也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者此所聞之異者也言君子之人見彼賢則尊

重之雖衆多亦容納之人有善行者則嘉美之不能者則哀矜之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

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者既陳其所聞又論其不可拒人之事誠如子夏所說可者與之不可者

拒之設若我之大賢則所在見容也我若不賢則人將拒我不與已交又何暇拒他人乎然二子所言各

是其見論交之道不可相非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小道謂異端致遠恐

泥包曰泥難不通是以君子不為也子夏曰雖

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正義曰此章

勉人學為大道正典也小道謂異端之說百家語也

雖曰小道亦必有小理可觀覽者焉然致遠經久則恐泥難不通是以君子不學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孔曰日知其所未聞月無忘其

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

矣正義曰此章勸學也亡無也舊無聞者當學之使日知其所未聞舊已能者當溫尋之使月無忘已能如此者可以謂之好學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

註

孔曰廣學而厚識之切問而近

思

註

切問者切問於已所學未悟之事近思者思已

所未能及之事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習

者不精所思者不解仁在其中矣

註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

思仁在其中矣正義曰此章論好學近於仁也博廣

也篤厚也志識也言廣學而厚識之使不忘切問者

親切問於已所學未悟之事不汎濫問之也近思者

思已所未能及之事不遠思也若汎問所未學遠思

所未達則於所習者不精所思者不解仁者之性

純篤今學者既能篤志近思故曰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註

包曰

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致其道

註

子夏曰百

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正義曰此章亦勉人學舉百工以為喻也審曲面勢以飭五財以辨民器謂之百工五材各有工言百眾言之也肆謂官府造作之處也致至也言百工處其肆則能成其事猶君子勤於學則能至於道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國孔曰文飾其過不言情實

國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正義曰此章言小人不

能改過也言小人之有過也必文飾其過強為辭理不言情實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國鄭曰厲嚴正國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正義曰此章

論君子之德也望之即之及聽其言也有此三者變易常人之事也厲嚴正也常人遠望之則多懈惰即

近之則顏色猛厲聽其言則多佞邪唯君子則不然人遠望之則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常儼然也就近之則顏色溫和不聽其言辭則嚴正而無佞邪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

曰厲猶病也信而後誠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事上使下之法也厲猶病也言君子若在上位當先示信於民然後勞役其民則民忘其苦也若未嘗施信而便勞役之則民以為從欲崇侈妄加困病於已也若為人臣當先盡忠於君待君信已而後可諫君之失若君未信已而便稱君過失以諫諍之則君以為謗讟於已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

閑

孔曰閑猶法也小德出入可也

註 孔曰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 **圖** 子夏曰大德不

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正義曰此章論人之德有小大而行亦不同也閑猶法也大德之人謂上賢也所行皆不越法則也小有德者謂次賢之人不能不踰法有時踰法而出旋能入守其法不責其備故曰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

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圖** 包曰言子夏弟子但當對

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

不可無其本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

註 孔曰噫心不平之聲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

焉孰後倦焉 **圖** 包曰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

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註馬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

學當以次君子之道焉可誣也 **註**馬曰君子之道焉

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有始有卒者其惟

聖人乎 **註**孔曰終始如一惟聖人耳 **疏**子游至人乎
正義曰此章

論人學業有先後之法也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

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者子游言偃也門人小子謂弟子也應當也抑語辭

也本謂先王之道言偃有時評論子夏之弟子但當
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
耳不可無其本今子夏弟子於其本先王之道則無
有不可奈何故云如之何也子夏聞之曰噫者噫心
不平之聲子夏既聞子游之言中心不平之故曰噫

言游過矣者謂言偃所說為過失也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者言君子教人之道先傳業者必先厭倦誰有先傳而後倦者乎子夏言我之意恐門人聞大道而厭倦故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者諸之也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也者言君子之道當知學業以次安可便誣罔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者卒猶終也言人之學道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能終始如一不厭倦者其惟聖人耳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馬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

優則仕此章勸學也言人之仕官行已職而優閒

有餘力則以學先王之遺文也若學而德業優長者則當仕進以行君臣之義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孔曰毀不滅性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

止正義曰此章言居喪之禮也言人有父母之喪當
致極哀感不得過毀以至滅性滅性則非孝註毀不
滅性正義曰此孝經文也註云不食三日哀毀過情
滅性而死皆虧孝道故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至於隕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註包曰言子張容儀之難

及然而未仁註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
仁正義曰此章論子張材德也子游

言吾同志之及子張其容儀
為難能友也然而其德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竝為仁矣註鄭曰言子張容

儀盛而於仁道薄也註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竝
為仁矣正義曰此章亦論子

張材德也堂堂容儀盛貌曾子言子張容儀
堂堂然盛於仁道則薄故難與竝為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馬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

盡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正義曰此章論人致誠之事也諸之也會

子言我聞之夫子言人雖未能自致盡其誠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

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馬曰孟莊子魯大

夫仲孫連也謂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

者不忍改也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

政是難能也正義曰此章論魯大夫仲孫連之孝行也言其他哭泣之哀衰斬之情餽粥之食他人可能

及之也其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之也是他人難能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

註

包曰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

之官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註

馬曰民之離散為輕漂犯法乃

上之所為非民之過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

疏

孟氏至勿喜正義曰此章論典獄之法也孟氏使陽膚為士師者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之官問於曾子者問其師求典獄之法也會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者言上失為君之道民人離散為輕易漂掠犯於刑法亦已久矣乃上之失政所為非民之過女若未得其情當哀矜之勿自喜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

天下之惡皆歸焉

孔曰紂為不善以喪天下後世

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

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正義曰此章戒人為惡也紂名辛字受德商末世之王也為惡不道周武王所殺蓋法殘義損善曰紂言商紂雖為不善以喪天下亦不如此之甚也乃後人憎甚之耳下流者謂為惡行而處人下若地形卑下則眾流所歸人之為惡處下眾惡所歸是以君子當為善不為惡惡居下流故也紂為惡行居下流則人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

也人皆仰之

註

孔曰更改也

註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

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過
似日月之食也更改也言君子苟有過也則為眾所
知如日月正當食時則萬物皆觀也及其改過之時
則人皆復仰其德也日月明生之後則萬物亦皆仰
明其

衛公孫朝

註

馬曰公孫朝衛大夫問於子貢曰仲尼焉

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在人賢者識其大者
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夫子焉不學

註

孔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

人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註

孔曰無所不

從學故無常師

註

衛公至之有正義曰此章論仲尼
之德也衛公孫朝者衛大夫也問

於子貢曰仲尼焉學者問子貢仲尼何所從學而得
 成此聖也意謂孔子生知無師所從學也子貢曰文
 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
 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者焉猶安也
 言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行之在人賢與不賢各有
 所識夫子皆從而學安得不學乎而亦何常師之有
 者言夫子無所不
 從學故無常師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

包曰魯大夫叔孫州仇武諡

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

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

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

或寡矣

包

包曰七尺曰仞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包

包

曰夫子謂武叔

說

叔孫至宜乎正義曰此章亦明仲尼之德也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

曰子貢賢於仲尼者叔孫武叔魯大夫有時告語諸大夫於朝中曰子貢賢才過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者景伯亦魯大夫子服何也以武叔之言告之子貢也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子貢聞武叔之言已賢於仲尼此繇君子之道不可小知故致武叔有此言乃爲之舉喻曰譬如人居之宮四圍各有牆牆卑則可窺見其在內之美猶小人之道可以小知也牆高則不可窺見在內之美猶君子之道不可小知也今賜之牆也纔及人肩則人窺見牆內室家之美好夫子之牆高乃數仞七尺曰仞若人不得其門而入則不見宗廟之美備百官之富盛也得其門者或寡矣者言夫聖闔非凡可及故得其門而入者或少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者夫子謂武叔以此論之卽武叔云子貢賢於仲尼亦其宜也不足怪焉

馬

曰魯大夫叔孫州仇武

論正義曰案世本州仇公子叔此六世孫叔孫不敢
 子也春秋定十年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左傳曰武叔懿子圍郕是知叔孫武
 叔卽州仇也論法云剛彊直理曰武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
 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
 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四言人雖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適足自見

其不知量也 **四**叔孫至量也正義曰此章亦明仲尼

德也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者言無用為

此毀訾夫仲尼之德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

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者子貢又為設
 譬也言他人之賢譬如丘陵雖曰廣顯猶可踰越至

於仲尼之賢則如日月

不可得而踰也人

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者言人雖欲毀訾夫日

月特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故人雖欲毀仲

尼亦不能傷仲尼也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猶適也皆

作但不能毀仲尼又適是自見其不知量也

至量也正義曰云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者據此註

意似訓多為適所以多得為適者古人多祇同音多

見其不知量猶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多見疏也服虔

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張衡西

京賦云炙炮夥清酤多皇恩溥洪德施施與多為韻

此類衆矣故

以多為適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

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

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

家者

註

孔曰謂為諸侯若卿大夫所謂立之斯立道

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

之何其可及也

註

孔曰綏安也言孔子為政其立教

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

則莫不和睦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

註

陳子至及也正義曰

此章亦明仲尼之德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者此子禽不作陳亢當是同其姓字耳見其子貢每事稱譽其師故謂子貢云當是子為恭孫故也其實仲尼才德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者子貢聞子禽之言以此言拒而非之也言君子出一言是則人以為有知出一言非則人以為不知知與不知既由一言則其言不可不慎也今乃云仲尼豈賢

於子乎則是女不慎其言是爲不知也夫子之不可
及也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者又當設譬言夫子之
德不可及也他人之賢猶他物之高者可設階梯而
升上之至於仲尼之德猶天之高不可以階梯而升
上之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
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
及也者又爲廣言仲尼爲政之德也得邦謂爲諸侯
得家謂爲卿大夫綏安也言孔子爲政其立教則無
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民
莫不和睦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故如之何其可
也

堯曰及也谷爾舜天之層其在爾也層數謂列次也允執

德

出無不立道之財死不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

莫不乖離若道主則來則限哀贏若取之則其下

不立道之限莫不離其安之則氣若來至禮之限只

昏察謂為嗶大夫辭安也言其于為知其立幾限無

又也若又為黃言中其為知其也昏非謂為謂對

之禮來禮之禮非其主也樂其孤也哀收之則其何

上之末于之昏非來香祇隨立之禮立道之禮亦辭

代上之至然中引之辭辭天之高不可以謂辭而升

辭不可又也於人之賀辭也辭之高昔可謂辭而升

又也破天之不可謂也其也昔又當謂警言夫于之

然于平相長女不與其言長為不候也夫于之不

下

脂 LIBRARY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二十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堯曰第二十

疏正義曰此篇記二帝三王及孔子之語明天命政化之美皆是聖人之道

可以垂訓將來故殿諸篇非所次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疏**曆數謂列次也允執

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疏**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

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

終舜亦以命禹**疏**孔曰舜亦以堯命已之辭命禹曰

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曰履

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豕尚白未變夏禮故用

玄牡皇天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

其辭若此有罪不敢赦包曰順天奉法有罪者不

敢擅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言桀居帝臣之位罪

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朕躬有罪無以萬方

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

萬方有罪我身之過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周周家

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

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註

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

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百姓有過

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註

包曰權秤也量斗斛也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

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

註

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

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寬則得

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註

孔曰言政教公

平則民說矣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

世

註

堯曰至則說正義曰此章明二帝三王之道凡有五節初自堯曰至天祿永終記堯命舜之辭

也二舜亦以命禹一句舜亦以堯命已之辭命禹也
三自曰予小子至罪在朕躬記湯伐桀告天之辭也
四自周有大賚至在予一人言周家受天命及伐紂
告天之辭也五自謹權量至公則說總明二帝三王
政化之法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者此下
是堯命舜以天命之辭也咨咨嗟也爾女也曆數謂
列次也堯姓伊祁名放勳舜姓姚名重華諡法云翼
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堯子丹朱不肖不堪嗣
位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故先咨嗟歎而
命之欲使重其事言天位之列次當在女身故我今
命授於女也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者此堯
戒舜以爲君之法也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
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之祿籍所以長終女身
舜亦以命禹者舜有子商均亦不肖禹有治水大功
故舜禪位與禹故亦以堯命已之辭命禹也曰予小
子復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者此下湯伐桀
告大辭也禹受舜禪傳位予孫至桀無道湯有聖德
應天順人舉干戈而伐之遂放桀於南巢自立爲大

子而以此辭告天也履殷湯名稱小子謙也玄牡黑
性也殷尚白而用黑牲者未變夏禮故也昭明也皇
大也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謂殺牲明告天帝
以伐桀之意有罪不敢赦者言已順天奉法有罪者
不敢擅放赦也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者帝天也帝臣
謂桀也桀是天子天子事天猶臣事君故謂桀爲帝
臣也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閱在
天心故也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者言我身有罪無用汝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
過在我身自責化不至也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者周
周家也文王武王居歧周而王天下故曰周家賚賜
也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雖有
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者此武王誅紂
誓衆之辭湯亦傳位子孫至末孫帝紂無道周武王
伐而滅之而以此辭誓衆言雖有周親不賢不忠則
誅之若管蔡是也不如有仁德之人賢而且忠若箕
子微子來則用之也百姓謂天下衆民也言若不教
百姓使有罪過當在我一人之化不至也謹權量審

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者此下總言二帝三王所行行政法也權稱也量斗斛也謹飭之使均平法度謂車服旌旂之禮儀也審察之使貴賤有別無僭偏也官有廢闕復修治之使無曠也如此則四方之政化興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者諸侯之國爲人非理滅之者復興立之賢者當世祀爲人非理絕之者則求其子孫使復繼之節行超逸之民隱居未仕者則舉用之政化若此則天下之民歸心焉而不離析也所重民食喪祭者言帝王所重者此曰事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者又言帝王之德務在寬簡示信敏速公平也寬則人所歸附故得衆信則民聽不惑皆爲已任用焉敏則事無不成故有功效教公平則民說凡此上事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之以示後世此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錄者採合以成章檢大禹謨湯誥與泰誓武成則此章其文畧矣

曆數謂列次也正義曰孔註尚書云謂天道謂天曆運之數帝王易

姓而興故言曆數謂天道鄭玄以曆數在汝身謂有
圖錄之名何云列次義得兩通[註]孔曰至若此正義
曰云履殷湯名者案世本湯名天乙者安國意蓋以
湯受命之王依殷法以乙日生名天乙至將爲王改
名履故二名也亦可安國不信世本無天乙之名皇
甫謚巧欲傳會云以乙日生故名履字天乙又云祖
乙亦云乙日生復名乙引易緯孔子所謂天之錫命
故可同名既以天乙爲字何云同名乎斯文妄矣乙
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者以其尚書湯誓無此文而
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唯墨子引湯誓其辭與此正
同故言之所以證此爲伐桀告天之文也[註]以其簡
在天心故正義曰鄭玄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
善惡也[註]孔曰至用之正義曰云親而不賢不忠則
誅之管蔡是也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
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致辟管叔
于商囚蔡叔于郭鄰所謂殺管叔而囚蔡叔也云仁
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者箕子紂之諸父書洪範
序云以箕子歸作洪範宋世家云微子開者殷帝乙

之首子而帝紂之庶兄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成王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之後於宋是言雖有管叔蔡叔為周親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也案周書泰誓云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是武王往伐紂次于河朔誓眾之辭也孔傳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此文與彼正同而孔註與此異者蓋孔意以彼為伐紂誓眾之辭此汎言周家政治之法欲兩通其義故不同也

權 秤也量斗斛正義曰漢書律曆志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秤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寸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五權謹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加矣志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一分十

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
而五度審矣而此不言度者從可知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

四惡斯可以從政矣註孔曰屏除也子張曰何謂五

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

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

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註王曰利民在政無

費於財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

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註孔曰言君子不以寡

小而慢也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

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

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

四馬曰不宿戒而責且前成爲視成慢令致期謂之

賊孔曰與民無信而虛刻期猶之與人也出納之

吝謂之有司孔曰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

納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子張至有

此章論爲政之理也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

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者屏除

也子張問其政術孔子荅曰當尊崇五種美事屏除

四種惡事則可也子張曰何謂五美者未知其目故

復問之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

而不驕威而不猛者此孔子爲述五美之目也子張

曰何謂惠而不與者子張雖聞其自猶未達其理故復問之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者此孔子爲說其惠而不費之一美也民居五土所利不同山者利其禽獸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人君因其所利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則是惠愛利民在政且不費於財也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者孔子知子張未能盡達故旣荅惠而不費不須其問卽爲陳其餘者此說勞而不怨者也擇可勞而勞之謂使民以時則又誰怨恨哉欲仁而得仁又焉貪此說欲而不貪也言常人之欲失在貪財我則欲仁而仁斯至矣又安得爲貪乎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者此說泰而不驕也常人之情敬衆大而慢寡小君子則不以寡小而慢之也此不亦是君子安泰而不驕慢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者此說威而不猛也言君子常正其衣冠尊重其瞻視端居儼然人則望而畏之斯不亦雖有威嚴而不猛厲者乎子張曰何謂四惡者子張未聞四惡之義故

復問之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者此下孔子歷答四惡也為政之法當先施教令於民猶復丁寧申勅之教令既治而民不從後乃誅也若未嘗教告而即殺之謂之殘虐不戒視成謂之暴者謂不宿戒而責目前成謂之卒暴慢令致期謂之賊者謂與民無信而虛刻期期不至則罪罰之謂之賊害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者謂財物俱當與人而人君吝嗇於出納而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註 孔曰命謂窮達之分

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註 馬曰聽言

則別其是非也

註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言無以知人

也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立身知人也命謂窮達之分言天之賦命窮達有時當待時而動若不知天命而妄動則非君子也禮者恭儉莊敬立身之本若其不知則無以立也聽人之言當別其是非若不能別其

是非則無以知
人之善惡也

皇朝崇禎十
孝歲在彊圉
赤金書古
虞也民鑄

諸
圖
書
庫
JI LIBRARY

人文善惡也
長非限難思底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